

抱經堂文集  
二







集文堂經抱  
(二)

盧文弨撰

# 抱經堂文集卷第六

## 序五

先祖春柳堂詩鈔小序丙申

此先大父書蒼府君之遺詩也。府君生七歲而孤，家貧不能從師問業。母朱太君自教之。年十四，豆創新愈，卽樸被出門，爲負米計。稍暇，則讀書。書皆借之人，遇所愜意，作蠅頭字，錄置行篋中。旣常客遊，遂廢舉子業。壹意爲詩，不假繩削而自工。所交皆一時名士。晚年與同好結爲詩社，其往來尤密者，同里馮公山、公景公亭北、王公文白、郭公庶蕃、王公玉樞也。詩稿多散失。文弨自弱冠之年，多方搜錄，綜爲一編。於後復請桑弢甫先生爲料檢，鈔之成四卷，卽今本也。府君詩未嘗規摹一家，期於達意而止。然古風雅淡，近律安和，絕遠纖縟佻巧之習。讀者當自得之。文弨幼年，大父親自督課，授書之隙，時時爲說先代立身持家之道，及生平所經艱險困苦之狀，以相勗厲。猶憶府君言：少年買絲餘杭山中，與館人同行歸晚，山路攀礪，足繭不能亟前，抵一空廟。館人請府君憩其中，已先歸。爇松明爲鄉導，距其家可數里。久之不至，府君疑之，屏隱處自匿。旣而館人來，倉皇號呼。府君察其意至誠，乃出就之。每自恨以孤露不能肆力於學，常誦所作，願達思道。晚泣向邴原初第一章，聲淚俱下。府君言行之詳，有先考所述在。今因檢點遺編，覺音旨宛然在耳。故輒以所聞者附贅之。昔詩書乃夫子手定，而其後人安國穎達爲序之，文弨是以不避狂

簡撰爲小序猶前志也獨不能爲浣花之宗必簡斜川之繼老泉以是爲無窮之愧耳

汪津夫先生詩鈔序 甲午

先生名鑒字惟一一字津夫姓汪氏唐越國公之後也先世自新安徙餘姚當明神廟時有諱乘慤者爲宜興之下邾巡檢與二子樹敏樹政領土兵殺賊衆寡不敵死焉二子奮擊殺數賊奪得父尸上官匿其事故不著幾傳而至先生父任雲南晉寧州吏目先生隨之官父卒歸費無從出曩時遠宦不幸而死者率火化之負骸骨以歸先生不忍晝夜悲慟聞者爭相佽助始得奉母挈弟扶柩歸里舟入漢江遇風將覆先生號泣呼天幾同袁昂之誓而竟免廉范之危人咸謂誠孝所感余師桑茂甫先生極重之與同事邑大儒勞餘山先生又因桑以交先君子道誼相孚先君子兄事先生如同氣焉先生閒買舟上錢塘就先君子宿余方總角卽樂親先生效越語先生不之責每爲解顏以英異見賞弱冠後數以事至姚江輒朝夕先生所先生賣藥於城北之周巷門臨小溪屋後小圃植梅花此所謂梅津草堂者也好畫梅乘興揮洒別具生趣善琴作中州雅聲恬澹沖融一洗俗響之陋不樂治舉子業干仕進而獨喜爲詩觸事抒情磊落傾寫不屑與文人墨士較工拙於字句之間然真氣旁薄陵轡一切豪邁之性躍然時露於楮墨之表自非曹蜍李志一輩人所得望其項背也自余成進士歸而先生墓草已宿子孟傳以貧客遊周巷經火後并草堂遺址亦不復可辨爲唏嘘久之此詩二卷桑先生所定謂足以見其人桑先生於生平交舊或爲之誌或爲之傳皆見本集中晚而序先生詩不及入集余故摭其大略以補之先生嘗修家譜辨

汪姓非出於汪芒氏，援據甚確。其先世諸節義事，亦賴以表見云。

戴刻屏定邊雜詩序

名元慶乾隆辛巳進士乙未

昔唐姚合以武功簿攝縣事，詠其風土至三十餘首。後歷官雖顯，而人猶以姚武功稱之。顧武功在唐爲近畿地，其風俗物產與他郡縣無絕殊。而合之詩上之無所歸美於其君，下之又不能表彰勳德。傳述其邑之舊聞，詩雖多矣，裨焉。今刻屏戴君之宰定邊也，甫下車而得絕句百首。定邊爲延綏門戶，自勝國以前，皆屬巖疆，其外卽套夷也。明制文有監司，武有副戎，以共相彈壓，其重可知矣。我朝大一統之盛，奔走臣僕，罔有內外。鄂爾多斯在套中最爲恭順，疆圉晏然。康熙三十六年，聖祖親征厄魯特，曾駐蹕斯地。眷戀舊勞臣，邑人趙良棟遣皇長子弔祭，經理其妻子，備至。邑故爲定邊營，世宗時始改爲縣。兵額視前明減十八九。及我皇上深仁厚澤，澍濡含育，戶口滋息，嗚呼盛矣。君也，瞻行殿而歎儉德之隆，觀和耕而識昇平之福。於篤舊旌忠，則備著君臣一體之深恩。始終優勤之盛典，更鑒於前明之寇患，而益慶幸於百年休養之深。其頌贊有體如此。訪邑中節義之事，奮筆爲闡幽，以及隱者，藝之工者，方外之勤於其教者，咸甄錄不遺焉。至鳥獸草木之異，可以廣見聞者，亦以餘力及之。邑故無誌，是詩也，非卽是邑之誌乎？此固非武功之所得而媲美者也。君在縣僅四閱月，以憂去官踰年，卒於長安。君室姚夫人，理遺儀得完篇，僅九十四首，鈔之以傳，餘尙改竄未定。噫！明之大盜張獻忠實生斯地，流毒天下，宜有歎恨而懲戒者。君詩中顧不之及，此豈卽在所逸篇中邪？雖然，彼獻忠何足道，而邑之大事，實賴是詩以傳，使後人稱君爲

戴定邊以配姚武功有過之無不及也。

靜志居詩話序丙申

秀水朱竹垞氏輯明詩綜百卷。蘊前人之叢猥而正其譌者也。其載諸家論說詳矣。至其所自爲說。則曰靜志居詩話。意其必有成書。然未之見也。余謂古今詩人小傳。嘗有錄出別行者。朱氏詩話似亦當爾。但載在詩綜內。則其所稱引舉目可尋。其所增成辨析。亦參互易見。今鈔出自爲一書。則於辭義間。有不得不少加增損者。乃以餘閒就爲整理。錄成二十二卷。導高楊張徐之源。疏李何王李之派。杜公安竟陵之濫。其持論視前之人爲近正焉。余是以樂爲著之。乾隆四十一年嘉平月四日東里後生盧文弨序。

江慎修河洛精蘊序乙巳

道在天地開始也。惟聖人能通之。故圖書啓而卦象生。於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以爲創也。其實因也。孔子贊易知卦象之本於圖書。故於大傳具明之。劉歆始以爲河圖授羲。羲因之而畫卦。洛書錫禹。禹因之而演範。歧而二之。其說顯背於聖人。孟堅則知其相爲經緯表裏矣。然亦不能言其詳。中間失傳。至趙宋諸儒出而後大著。後來儒者漸推漸擴。或縱或橫。因其體以究其用。而圖書之妙。作易之旨。乃更發前人之所未發。是非前人之智有所不逮。識有所不到也。而論說或有所未及者。蓋當其時理適如是而已。風會日開。智慧日出。更加以引伸焉。參伍而錯綜焉。舉天下之事事物物。無不有以要其歸。於是左之右之。皆逢其原。一散而爲萬。萬合而爲一。其理可不外索而得。使天之所以開聖人。聖人之所以垂示後人。

者其道益大彰顯於時是乃聖賢格物致知之學不得視為懸遠者也向者吾友戴東原在京師嘗為余道其師江慎修先生之學而歎其深博無涯涘也無使轍之便竟不及其在日一親炙之其著書甚多流傳於世者尚少近歸安丁子小雅館於新安始攜所著河洛精蘊內篇三卷外篇六卷見示受而卒讀凡夫天地鬼神之奧萬事萬物之蹟罔不摘抉而呈露之於宋儒邵子朱子之說益加推闡更薈萃明代以及近時諸人之議論而斷其是非如數白黑然洵可謂大而能該雜而不越者也通天地人之謂儒非先生之謂乎余於前人若劉長民胡庭芳黃石齋之書亦嘗咀嚼焉愧未能以竟學吾師桑弢甫先生學於姚江勞鱗書先生勞先生之學一本程朱以致知格物為首務故其說河圖洛書也理與數俱昭晰無遺卽物而至羽毛鱗角無不究其形象較其同異推論其所以然之故其以布衣終老於鄉里亦與江先生同異哉天不愛道乃使夫二人者皆有以得聖人之精之蘊而道庶幾乎萬古不終晦矣勞先生之書吾師旣壽之梨棗矣今江先生之書旌德黃君雲甫復版行之使有志於聖學者得循是而有悟焉是其爲賜也大矣豈獨有功於江氏已乎

戴東原注屈原賦序丁丑

吾友戴君東原自其少時通聲音文字之學以是而求之遺經遂能探古人之心於千載之上旣著詩補傳考工記句股割圓記七經小記諸書又以餘力爲屈原賦二十五篇作注微言奧指具見疏抉其本顯者不復贅焉指博而辭約義凝而理確其釋三后純粹謂指楚之先君夏康娛以自縱謂康娛連文篇

中凡三見不應以爲夏太康宓妃之所在及有娀有虞皆因其人思其地冀往遇今之淑女用輸寫其哀無賢士與己爲侶之意九歌東皇等篇皆就當時祀典賦之非祠神所歌九章無次第不盡作於頃襄王時懷沙一篇則以史記之文相參定薜荔拍兮蕙綢王逸釋拍爲搏壁近代多不知此爲何物乃引釋名搏壁以席搏著壁增成其義其典確舉類此夫屈子之志昭乎日月而後世讀其辭疑若放恣怪譎不盡軌於正良由炫其文辭而昧其指趣以說之者之過遂謂其辭之未盡善戴君則曰屈子辭無有不醇者此其識不亦遠過於班孟堅顏介劉季和諸人之所云乎余得觀是書欲借鈔旣聞將有爲之梓者乃歸其書而爲序以詒之且懲惡其成云

戴氏遺書序 戊戌

千古之業不爲一時之榮而其道有兼得者則以遭際盛時蒐羅拔擇不使魁磊宏碩之產終沈霾於草澤於是出其所學上可以契於君而下亦可以孚於友以視槁項黃馘而一命未沾平生辛苦著述難必後世之有子雲者其幸不幸何如也吾友新安戴東原先生生於顧亭林閻百詩萬季野諸老之後而其學足與之匹精詣深造以求至是之歸胷有真得故能折衷羣言而無徇矯之失其著爲說也未嘗使客氣得參其閒冷然而入豁然而解理苟明矣未嘗過騁其辯以排擊昔人而求伸其說其爲道若未足以變易當世之視聽而實至名歸一二名公卿賢士夫洒然異之聲譽遂隆起天子開四庫館以網羅放失讎校之司必得如劉向揚雄者方足以稱上指東原用薦者以鄉貢士起家入館充校理命與會試中

式者同赴廷對。濟升翰林。天下士聞之咸喜。以爲得發抒所學矣。閱四三年。而東原以勤於其職致病。竟不起。此又天下士所爲同聲惋痛者也。東原在館校定大藏禮記、水經注、五經算術、孫子算經等書。旣已官爲版行。而其遺書尙夥。或不免有零墜之患。意獨竊惡然慮之。今年春得曲阜孔君漢谷書。則已爲之開雕。以其先成若干種寄余。余於是大慰。東原於是乎爲不亡矣。蓋人能爲可傳。而不能使後世之必傳。況乎學樸知希。不知則不愛。不愛則一聽其紙刲墨敝。鼠噉蟲蝕。而無肯爲之收拾。古今若此者多矣。漢谷嗜學。若飢渴之於飲食。尤好表章古人之遺文。墜簡舊校梓唐人所爲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訛者正之。疑者闡之。東原見而喜其精審。爲之作序。固宜其臭味之無差池也。今不以死生易處。而亟爲版行。其遺書。以公諸天下之同爲是學者。使諸老師碩儒一線相延之緒。不墜於地。而常有人焉踵起代興。以益光我朝右文之盛治。其功良偉。匪特不負良友而已。東原之書出天下後世必有能闡揚之者。余是以不爲東原惜。而且爲東原幸。轉以惜夫古人有是學而或不遇其時。當世又無知己。以致灰飛煙滅。徒有其目。而卒不得見其書者之尤可歎也。

孔百城補杜氏釋例世族譜序 甲辰

杜當陽旣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又著釋例四十卷。其長歷本之劉洪乾象歷地名本之秦始郡國圖。世族譜本之古史官世本。今惟集解盛行。而釋例幾隱。隋志僅十五卷。疑亦未全之書。曲阜孔農部漢谷訪得長歷地名兩種善本。先梓以公諸世。而世族譜則殘缺特甚。長公孝廉百城廣栻有意補之。凡

二十九國又小國四十四國其末以古人名譜終焉所采輯多據孔氏正義他若馮氏之名號歸一圖并近代馬氏之世系圖名氏譜程氏之春秋分記雖皆不能無所失然亦擇其是者而從之於是此書乃粲然復明於世余惟譜牒之學古人所難三王以前固難考已若當春秋之時交際往來紛紜錯雜經與傳殊卽傳之中或名或字或爵或諡亦無一定使不爲之甄綜而薈萃之其能三桓七穆條疏無滯者幾人哉考崇文總目有唐人演左氏謚族圖五卷明焦氏經籍志尚有春秋宗族名氏譜五卷春秋謚族譜一卷春秋名字異同錄一卷近亦多未見雖然由唐而來其可訂補者今皆備於斯矣固亦無藉於諸書之參證也百城索余序諾之有日不果作今忽聞農部君新乘養其志業之未竟者深有賴於後之人此書亦其一也因亟序而歸之余之所望於百城者大蓋不僅以近時虞山毛斧季晉江黃俞邵輩相比擬而卽爲子道之無忝也

重刻何註孔子家語序 丁亥

孔子家語惟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本爲猶見王肅之舊考之唐人註書所引合者爲多然譌舛亦復不少此外刻本皆刪削不完失其本真余試郴州日有明何文簡公後人泰吉以公所註孔子家語來上註簡嚴明切其微引諸書同異復極詳備其家欲刻是書然鈔本譌脫至不可句余惜其功力之徒勤也許爲校訂至年餘乃粗就緒而官齋所有之書不多其所不知猶闕如也何公此本當亦綴緝而成由其未及見毛氏本故耳然顏師古註漢書藝文志家語二十七卷云非今所有家語也則唐以前其本業已不

同吾又惡知何公所據之本之非古邪。公又嘗註大戴禮，問其家已失之，故不能並梓以行世。今泰吉唯恐此書之復失墜也，兢兢寶護，唯謹又力爲之表章於世，使爲人子孫皆如此，則其先世手澤咸可無散佚之患已。何公序此書年月不同，今從集作宏治，但註中載有正德年所上疏，故別本有題正德者，然固無妨序先出也。註所未備，間爲補之，并偶附管測於後，與本書不相淆亂，惜乎。何公不作不獲一就正之，其能無遺憾也哉。

新雕柳仲塗河東集序 乙卯

聖賢之所以垂世而立教者，莫著於六經。後人誦法六經，闡發聖賢之微言大義，以啓迪夫後知後覺者，於是著而爲文。此文之所以爲古，而始足重於天下。然則所謂古文者，非古於辭之謂也，言古人之言，此文之所以古矣。宋興承五季，經學廢絕，文章骯髒弊極之後，有能卓然特立，不爲風氣所囿，奮力直追古之作者，以求其所以立言之旨，而一本之於經術，示天下以正路之當遵，而使後來之聞風而興起者，益張皇而揚厲之，天下事作始也難。承藉也易。人但見後來之闊肆彪炳，浩博無涯涘，而因有狹小前人之見，以爲氣鬱轡不宣通，辭艱澀不流暢，幾使不得與於立言之數，噫！此豈可謂善於知人論世者哉？吾於宋初柳仲塗先生之文，而歎其能近於道也。其言曰：古文者，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也，在於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吾若從世之文也，安可垂教於民哉？又曰：吾力學十餘年，非古聖賢之所爲用心者，不敢安。於是棄俗尚而專古者，非樂於人而取其貴者也，獨宜其自

知而自樂矣。又曰：吾初名肩愈，字紹元。旣肩且紹矣，懼其責也。又欲進其力於道，故易名曰開，字曰仲塗。謂將開古聖賢之道於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爲其塗矣。使古今由於吾也。吾欲達於孔子者也。其言如是，可以觀其志之所蓄而文之有本矣。孔子曰：狂者進取。周子曰：賢希聖。有志之士，自當以聖人爲師。安得怖其言爲河漢也。其文集好事者雖相鈔傳，而無有任剞劂者。今蘭谿柳生書旅，承其尊人之命，得善本而付之梓，此非但一家之書也。學者觀此，可以廣己而造大，必先足乎己。然後可以及於人。而古今聖賢垂世立教之心，得以緜緜繩繩，相繼於不墜。是斯道所重賴者也。豈獨以其文哉？考宋史本傳，其居官也有剛斷之才，先幾之識，治績舉皆有過人者，更非徒託空言以自見者矣。後有志士讀其文，思其人，得不激昂而思自奮與。

吳國山碑考序 乙巳

吳封禪國山碑，孫皓所立，在今常州荆溪縣西南五十里。其文始著錄於雲龍漫抄，厥後吳人盧公武考之，加詳焉。沈欽荊溪外紀及唐鶴徵常州府志亦備載之。然俱不能無譌誤。且其文字可讀者尚多，而率皆遺脫。蓋由其地處僻人罕得至，但得椎拓本摹之，故不能以細辨也。海寧吳槎客遊宜興，好古搜奇，不憚危阻，嘗再三過焉。於其文之摩滅者，咸得審其界埒，一一而指數之。合其有文者，共得四十一行。凡千有餘言，與趙氏金石錄所紀數略相等。他皆不及也。於是爲之圖說，爲之釋文，爲之考核辨正，并薈萃古今人題詠及古蹟之與是山鄰近者，咸裒爲一編，名曰國山碑考。余觀其首辨陳壽吳志之誤曰：是碑

天冊元年所立，吳志書於天璽元年，此不辨碑文之過也。碑云：旃蒙協洽之歲受上天玉璽，乃以柔兆涒灘之歲，紀號天璽丞相流等咸以爲宜先行禪禮云云，則是天璽之前一年也。又碑有國史瑩覈等名，覈乃華嚴考本傳以天冊元年免官，益知不在天璽明矣。其言鑿鑿有證據類如是，皓所立碑，又有所謂天發神讖者，今皮江寧學宮康熙間祥符周雪客嘗爲之考矣。此在通都大邑，得見者多，而是碑久隱翳於榛莽虎豹之區，微槎客之天機清妙，興寄高遠者，爲之一抉其祕，卽今何由得見以證昔人所紀之誤哉？雪客所爲考秀水朱錫鬯爲之序，今槎客之書實遠勝於雪客，本不待余言。而余之視前輩復不逮遠甚，聊因相厚之意，遂爲之引其端，寧足爲是書增重哉？乾隆五十年正月十日盧文弨序。

居官必閱錄序丙子

天下有生而嗜殺人者歟，無有也。至當官，每敢爲殺人之事，刑罰不中，此特其一耳。水旱之不恤，賦役之不均，庶事之不理，舉皆可以殺人。苟非殘酷不仁之極，推其本心，豈樂於爲是者？及其爲之，則又若迫之以不得不然，是何也？毋亦利害之見殺於中，而有重於去官之心也歟？古人有言：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斯豈獨治獄爲然哉？夫爲身計，卽不暇爲小民計，以爲利可苟得而害可苟免也。然其實正大不然，以予所見，近世行事多矣，閒歷觀史家所載，天人感應之理，益彰彰焉。每欲輯古今吏事，保勸懲者爲一書，及見葉氏此編，乃先我而爲之，真爲治者之龜鑑也。因卽元本略加校讎，重梓之，以廣其傳。然此豈徒以冥冥決事哉？今天子惠鮮懷保，唯恐一夫之不得其所，仁心仁政，駕漢文景而上之，凡封疆大吏，以及郡縣之

長循良者膺顯擢貪酷者被重譴然則擇術者將何從乎夫爲循吏者有賢名又法之所賞也而其子孫俱被其澤爲酷吏者有惡名又法之所惡也而其甚者身死妻子爲戮此雖至愚亦曉然於利害之數不同若是縱不爲民計亦當自爲計夫利害之說儒者所不道乃臨事而是非熒惑好惡貿亂此其智居何等也夫眩於利害者還以其事明之予故喜斯編之有功於世甚大也若乃徒慕輕刑之美名而適以縱姦養亂此正朱子所謂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耳豈非殺人之尤者哉予旣推廣斯編之意而又爲明其指如此庶讀者可無誤焉

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王子

雙聲天籟也童兒婦女生無石師而矢口成音無不暗合者古人制物之名制事之名與夫形容彷彿之辭罔或不由於是蓋一本於自然而強也若其聲之同部連用者謂之疊韻則又顯而易明者矣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序云情發乎聲聲成文謂之音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鄭氏謂宮商上下相應單出爲聲雜比爲音今取唐虞之詩攷之衆未有不然者本自抒其情志而律自隨之耳三百首篇窮究爲疊韻參差爲雙聲其他不勝枚舉後人始以字母求之而作詩者初未嘗勞勞於是也唐杜少陵固所稱細於律者故能不失乎和聲成文之遺意後人習其讀而置其律之嚴於不問烏在其深於杜也海昌周君菴分於是有杜詩雙聲疊韻譜之作舉非余肄業之所嘗留意也蓋自童年就塾以來音沿鄉俗迨長卽不能變其所習嘗見何屺瞻先生之評李義山詩凡句中雙聲皆一一標舉之并有隔一字

兩字而遙應者，友人中如戴東原震、段懋堂玉裁、吳槎客齋、錢學源塘、獻之址兄弟，錢廣伯馥、咸所通曉。余雖浸淫涵濡而卒無暇取古人之詩一一辨其離合也。今周君之爲是譜也，浣花之外，又傍及諸家，其勤勤如是，蓋欲明乎詩之本旨，由少陵而溯三百以示後人之所當宗，庶乎志和音雅而舉合於律。將見詩教之益盛也。或曰：詩以言志達情爾，如必拘拘於是，得毋舍本而專治其末乎？余曰：不然。彼不能詩而強爲詩者，卽逐字以求其孰平孰側也，尙難而能詩者，初未聞其如是也。彼詩人之以雙聲與雙聲若疊韻之相爲配偶也，亦如諧平側之一出於自然而巳，非強探力索而始得之也。又何害乎性情哉？蓋上古人人皆明之，故不必言。至六朝乃始有明言雙聲者，南人若劉琨，北人若楊銜之，其書可考也。今人苟不知此，亦爲闕事矣。周君此書已有王光祿錢詹事爲之序矣，余又徇其請而爲之，將使人謂余強不知以爲知也。其又奚辭。

輯盧子韓禮記解詁序 庚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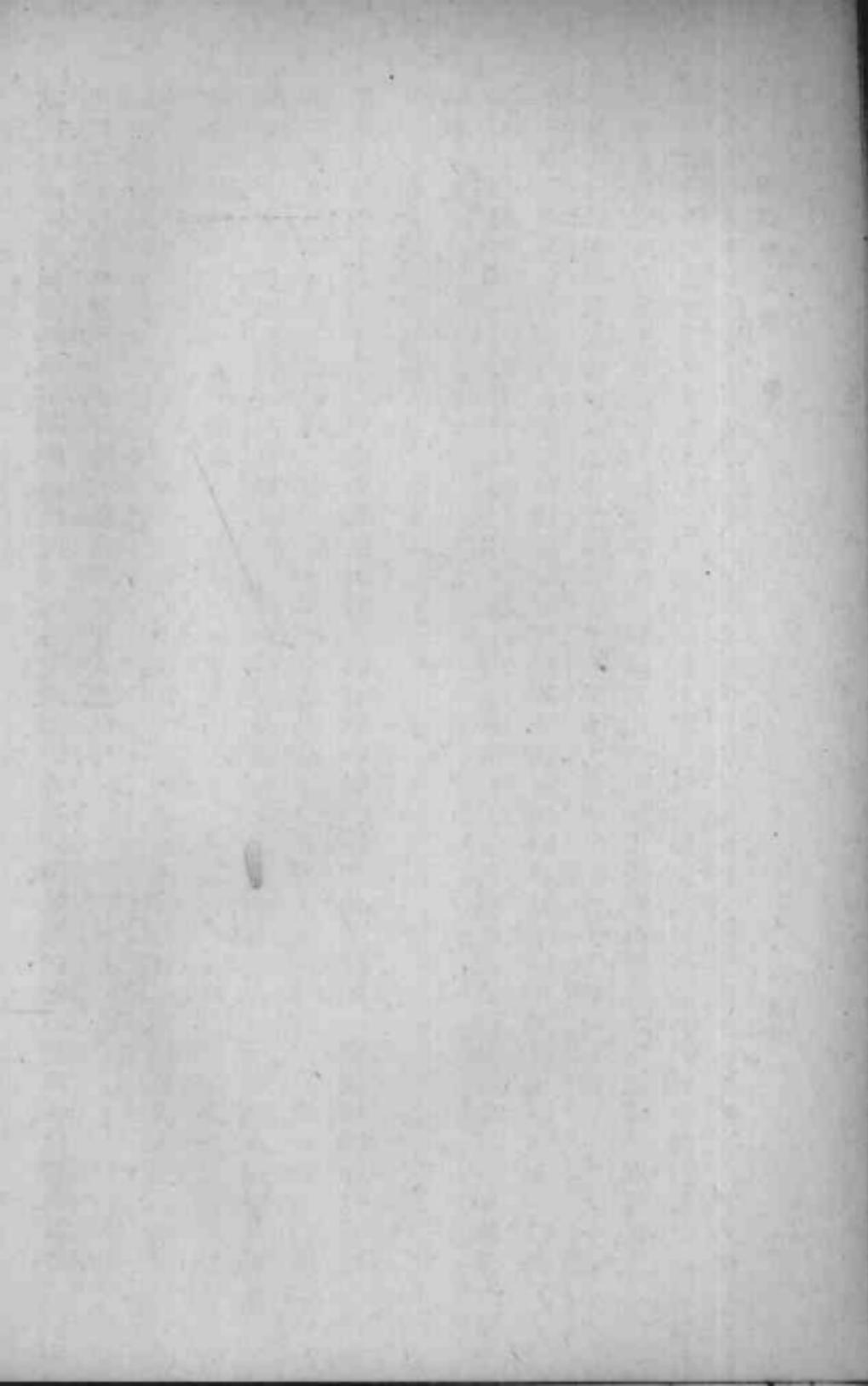
余壯歲見朱子之言曰：後漢諸儒說禮甚有功，而於吾家子韓，且獨舉其名，意竊慕之。考後漢書本傳，載其作禮記解詁，而隋唐志皆云禮記注，當由後人改易本名。其卷則二十，諸書略同。後人無傳者，余思就所見纂輯，而服官少暇，繼又奔馳道塗，終於不果。歲月空擲，念之未嘗不內熱也。武進臧生在東研求遺經，志甚銳，力甚勤，慨然補余之闕，日度不盈六十，而所輯已裒然成卷，錄以遺余，余得之喜甚。凡諸經之義疏史籍之所載，無不摭拾，卽衆家相傳文字音讀之異同，一字一句，罔有遺棄，而所可見者，乃不及十

之一。豈不甚可惜哉。當日子贛與鄭康成同事馬融。今鄭氏三禮注、毛詩箋、得唐孔、賈諸儒爲之條疏。而書大顯。餘若周易、尚書、及尚書大傳。雖已散失。而後人爲之掇拾。其卷軸猶不甚約。乃於子贛後世至不能舉其書之名。莫爲之後。雖美不傳。猶幸今有在東其人。以英敏之資。乘精銳之力。不爲則已。爲則必成。余爲盧氏後人。乃悠悠忽忽。以迄於今。而得安享其成。幸之甚。愧亦甚焉。夫子贛有功聖經。一生言行無玷。大節炳炳著史策。乃明人張璁輩。輒妄爲軒輊。黜其聖廟從祀。而改祀於鄉。吾里杭董浦前輩有請。仍從祀議。在集中。其事不果行。然公論自在天壤。必有能繼請者。豈余小子私以爲氏族光哉。因讀此書而併附及之。

爾雅漢注序 己酉

不識古訓。則不能通六藝之文。而求其意。欲識古訓。當於年代相近者求之。爾雅一書。舊說謂始於周公。孔子。而子夏暨叔孫通輩續成。今臧生在東。從揚子雲、鄭康成之言。斷以爲孔子門人所作。其爲注者。漢有犍爲文學樊光、李巡。魏有孫炎。爲反切之學所自始。是皆說爾雅者所必宗也。今唯晉郭璞注盛行。而他皆失傳。郭於古文古義。不能盡通。往往以己意更定。考古之士病焉。幸李孫諸人說時散見於唐人諸書中。其爲郭氏所棄而不取者。說頗往往勝郭。在東篤好古義。徧加搜輯。竟成三卷。庶乎遺言之不盡隊也。夫時之近遠。猶夫州土之各異。以吳人解越人之言。縱不盡通。猶得其六七。燕秦之士。必不逮焉。故吾亦不謂李孫諸人之解之盡得也。然其是者必賢於後人所見。在東勤勤掇拾。能引伸其所長。而不曲譏。

其所短，由詁訓以通經學，斯不難循塗而至矣。吾因以知宋人若陸佃、鄭樵之更不足尚也。與其陸、鄭之是從，又無寧郭。乾隆五十四年陽月既望，杭東里人盧某序。



# 抱經堂文集卷第七

題辭

重校經史題辭 壬午

余家無藏書。經史皆不具。少時買貿。不知學有本末。費日力鈔諸子、國策、楚辭及唐、宋近人詩文。皆細字小本滿一篋。經則周禮、爾雅亦舊節錄注疏一過。餘經及諸史未之及也。洎官中書始一意經史。去冬卒業周易史記。以未見內府新校本爲缺。然今割俸之所入。先購得數種。冀以次觀其全焉。官事隙卽展卷讀之。此書經通人學士校讐。比他本爲善。然卷帙既多。校者不一手。其中亦不免一二譌脫。余非敢索瘢指瑕。陵掩前人。顯自標異。然竊惟書之傳於世。相嬗也。遠者不可得而見。見其近者。今世見宋本者。曾幾人。惟明世本通行耳。後之君子。亦當有井不及見。明世所刻者。余故復取諸本與新本校其異同。其譌謬顯然。則倣六經正誤之例爲一書。其參錯難明。則倣韓文考異之例爲一書。毛氏汲古閣本。大段可觀。至於小小疵類。亦易尋求。諸本中要以此爲勝。今所據依多在於斯。小學漫廢。六書失真。點畫形誤。不可偏舉。聊從略焉。誠知千慮一得。無足重輕。庶幾來者得有所考云。

周易注疏輯正題辭 辛丑

余有志欲校經書之誤。蓋三十年於茲矣。乾隆己亥。友人示余日本國人山井鼎所爲七經孟子考文一

書歎彼海外小邦猶有能讀書者頗得吾中國舊本及宋代梓本前明公私所梓復三四本合以參校其議論亦有可採然猶憾其於古本宋本之誤誤者不能盡加別擇因始發憤爲之刪訂先自周易始亦旣有成編矣庚子之秋在京師又見嘉善浦氏鐘所纂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一卷於同年大興翁祕校覃溪所假歸讀之喜不自禁誠不意垂老之年忽得見此大觀更喜吾中國之有人其見聞更廣其智慮更周自不患不遠出乎其上雖然彼亦何可廢也余欲兼取所長略其所短乃復取吾所校周易重爲整頓以成此書名之曰周易注疏輯正正字於郭京范誦昌之說亦有取焉余謂其皆出於私智穿鑿而無所用故一切刊去若漢以來諸儒傳授之本字句各異已見於釋文者今亦不錄惟釋文本有與此書異者著焉唐宋人語之近理者雖於注疏未盡合亦間見一二焉如欲考經文之異同則自有前明何氏楷所著古周易訂詁在學者自求之可耳毛氏汲古閣所梓大抵多善本而周易一書獨於正義破碎割裂條繫於有注之下致有大謬戾者蓋正義本自爲一書後人始附於經注之下故毛氏標書名曰周易兼義明乎向者之未嘗兼也此亦當出自宋人而未免失之鹵莽正字亦未見宋時佳本故語亦不能全是此則今之官本爲近古也周易舊本獨不載釋文於經注間可無竄易遷就之弊今就通志堂梓本併爲校之輔嗣略例余案頭祇有官本亦就校之噫余非敢自謂所見出正字考文上也旣覩兩家之美合之而美始完其有未及更以愚管參之夫校書以正誤也而粗略者或反以不誤爲誤考文於古本宋本之異同不擇是非而盡載之此在少知文義者或不肯如此然今讀之往往有義似難通而前後參證不覺涣

然者則正以其不持擇之故，乃得留其本真於後世也。既再脫稿，遂書其端云。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題辭 辛丑

此日本國西條掌書記山井鼎之所輯，謂之七經孟子考文。七經者，易、書、詩、左傳、禮記、論語、孝經也。又益以孟子，皆據其國唐以來相傳之古本及宋刻本，以校明毛氏之汲古閣本，書成當皇朝康熙五年。其國之享保十一年也。古本祇有經與注，其文增損異同，往往與釋文正義語多相合，但屢經傳寫，亦有舛譌，其助語致多有灼然知其謬者，亦竝載入，然斷非後人所能僞作也。其次第先經次注次釋文而疏居後，其條目有考異，有補闕，有補脫，有正誤，有謹，按有留<sub>案詩</sub>改舊。凡明代所刻之本，彼國具有，間亦引之，而頗譏篇第行款之不與古合，其言良是。不可以其小邦遠人而概棄之也。其尙書經文，更多古字，別彙置一冊，此皆中國舊有之本，遺亡已久，而彼國尙相傳，寶守弗替。今又流入中國，讀者當倍加珍惜也。其曰補遺者，後來彼國東都講官物觀，承其國政府之命，而復補其所未備者也。其同校者石之清、平義質、木晟三人也。余見唐陸龜蒙詩中有聞日本圓載上人挾儒家書泊釋典以行，作一絕送之云：九流三藏一時傾，萬軸光凌渤海聲。從此遺編東去後，卻應荒外有諸生。觀此足知其相傳唐以來本之果可信也。此書余從友人鰥以文借得之，猶以其古本宋本之誤，不能盡加別裁，而各本竝誤者，雖有正誤謹案諸條，亦復不能詳備。又其先後位置之間，頗費尋檢，因欲取其是者別爲一書。庚子入京師，又見吾鄉沈萩園先生所進十三經正字，則凡譌誤之處，多所改正。其不可知者，亦著其疑。又凡所引經傳脫誤處，皆據本文。

正之此出自中國儒者之手又過其書遠甚然所見舊本反不逮彼國之多故此書卒不可棄置也余欲兩取其長凡其未是處則刪去之不使徒穢簡編然今年余已六十有五矣未知此志能竟成否聊書於此以見余之亦有志乎此也乾隆辛丑正月二日呵凍書

題三立書院所藏通志堂經解卷首癸卯

三立書院中舊藏有通志堂經解六十函而獨闕其首帙余蓄意欲補之乾隆辛丑庶吉士介休劉君錫五余小門生也舊嘗監院事其請假歸也來謁余余屬其還朝之日就京師士大夫家借本鈔足并與下一帙令如式裝潢之乃歲餘而書不至余同年友洗馬大興翁覃溪知余將離山西惟此爲懸懸因即代劉君成之以寄余微翁君之力將并其次帙而亦亡之不轉重余之過歟但書首有諸名人所作序并其目錄尙皆闕如今不及補矣後有同志更爲鈔足庶幾大快也中閒林拙齋尙書全解本闕卷第三十四未梓曩友人從永樂大典中鈔得以示余亦未得補入此皆有待於後之人噫此書之能全讀者罕矣唯桐城方望溪先生曾徧爲點勘其專治一二經從而嗜嘵者尙多有今余雖不及見若人乎然不可不留以相待也乾隆四十有八年歲在昭陽單閼壯月望後五日

題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庚子

考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膏肓十卷穀梁廢疾三卷公羊墨守十四卷皆何邵公撰鄭康成爲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何見之慙乃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公羊卷帙最多而亡最早膏肓後亡崇文總

目尙有九卷。今三書皆不傳。毘陵莊進士葆琛。述祖於各經疏所引。廣爲搜輯。鍼膏肓得廿八條。起廢疾得卅八條。發墨守得五條。卽公當日專欲伸公羊。然公羊理大短。囿於鄉曲之見。而朝廷典故不能周知。所以一經輸攻。而壁壘已摧。後人亦不能復爲樹立。以與兩家相抗拒。此其亡之所以獨先也。歸安丁孝廉小雅鈔得莊書。并得朱石君學士前任晉藩時所進本。互相校讐。晉本不及莊本採輯之多。而鍼膏肓中有一條尙爲莊本所闕。余於是弃而鈔之。其中小小異同。從其長者。不復加以識別。兩君任其勞。余獲其逸設。不遠涉烏從見此乎。以此置歸裝中。大可壯我行色。乾隆庚子小春月。

重校關中新刻淮南子題辭 王子

此刻從藏本出。載高誘注爲詳。不似俗本之刪削。然亦尙有一二遺漏者。余往年在太原。復取藏本細校。乃知書中古字。多出錢君獻之所改。非藏本之舊也。如贍作滌。能作耐。竟作沈。讓作攘。霸作伯。憾作感。施作斂之類。殊可不必。其中閒引文弨所說。今都不復省記。且傳寫不無錯誤。定不免爲通人所嗤。安能一正之。廣陵世講秦太史敦夫。好學士也。知余別有校本。託爲傳之。此書經江陰趙文學敬夫。晴明杭州孫侍御詒穀。志祖梁孝廉處素。覆尋博引詳證。足稱善本。非余一人之力所能至是。因并題數語歸之。庶不沒其所自。

題張之象注鹽鐵論 庚子

此陽湖莊太史本。以永樂大典校勘。增多九十餘字。其異同處。亦據以改正。可謂善本矣。力耕篇故。乃賈

之富大典作故乃萬賈之富余疑萬當作萬此卽漢書王尊傳中所云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賣萬西市萬章者也又刺復篇云今當世在位者旣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臧文子椒之意大典子椒作子叔豈卽孟子中子叔疑其人歟朱子之解自當有本至散不足篇有云堯憂璧飾大典亦同堯字無所考余疑堯憂當作堯憂堯白土也堯古之善塗墺者亦作攘字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有云攘以泥之俗閒本譌作擾阻二字知此作憂亦以形近致譌耳至於人之名字或有異同古書皆然政不必盡畫一明人張之象注此書頗稱詳悉而所引淮南呂覽諸書惟出當篇小號亦有并不著所出者於本書之誤無所舉正音亦多譌此微爲短也刻成後當是未經校正故譌字觸目皆是有沈君名上一字同家譙醇者考其所引諸書一一正之甚有益於學者然此書難解者尙多其中容亦有可疏通者安得通人更爲之補注乎

新雕西京雜記緣起 丁未

乾隆丙午之歲爲同年謝少宰東墅校梓苟子旣竣計剖副之直尙牘給數金思小書可以易訖工者有向來所校西京雜記因以授之費尙不足鍾山諸子從余遊者率資爲助而工始完始余所欲校梓者以漢魏爲限斷今此書或以爲晉葛洪著或以爲梁吳均僞撰而何梓爲余則以此漢人所記無疑也說苑新序其書皆在鋡向向校而傳之後人因名二書爲鐸向著今此書之果出於鐸向別無可攷卽當以葛洪之言爲據洪非不能自著書者何必假名於故書中稱成帝好蹴踘羣臣以爲非至尊所宜家君作彈棋以獻此欹謂向家君也洪柰何以一小書之故至不憚父人之父求以取信於世也邪若吳均者亦

通人其著書甚多皆見於梁書本傳知其亦必不屑託名於鑑故且均之文卽俊拔有古氣要未可與漢西京塔則其不出於均又明甚隋書經籍志載此書於舊事不著姓名新舊唐書始題葛洪且入之地理類似全未寓目也夫冠以葛洪以洪鈔而傳之猶說苑新序之稱鑑向固亦無害其文則非洪所自撰凡虛文可以僞爲實事難以空造如梁王之集遊士爲賦廣川王之發冢藏所得豈皆虛邪至陳振孫疑向歆父子不聞作史此又不然歷朝撰造真然成編所云百卷特前史官之舊向傳之歆欲編錄而未成其見於洪之序者如此本不謂其父子皆嘗作史也洪以爲本之鑑故則吾亦從而鑑之耳又何疑焉

題春渚紀聞丁未

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何薳浦城人自號寒青老農東坡所薦爲武學博士曰去非者其父也今案其書題韓青老農二字不同未詳孰是此書名春渚紀聞春渚與韓青皆其所居之地名歟其書十卷中一卷皆東坡事實蓋其淵源所自見聞爲最確也末一卷記丹藥頗亦似惑於此者然所言實足以爲貪夫之戒毛氏汲古閣曾以之付梓第九卷中缺一葉毛軾季後得宋刻始補全而不及入梓其鈔本尙有流傳者余過蘇州從吳秀才枚士喟鳳案頭假歸而傳錄之不見有舊人序乾隆丁未歲四月二十三日鍾山書院長東里盧文弨遂題其端

三水小牘題辭王子

此書同里湯秀才典三於故書叢殘中得之以示余乃舊梓本作此書者安定皇甫枚也枚在唐懿宗咸通末爲汝州魯山縣令僖宗之在梁州赴調行在此皆見書中可考者也明嘉靖間吳中姚博老鈔是書謂枚於天佑庚午歲旅食汾晉爲此書此必見枚之自序中不然姚何以知之此序余未之見世倘有見斯序者幸畀余以弁諸首庶尤完善也此書雖多仙靈鬼異之事然所載烈丈夫如董漢勛烈婦人如李庭節妻崔氏殷保晦妻封夫人皆凜凜有生氣鄭城令遇賊偷生而下卽繫以崔氏之罵賊被殺此與歐陽傳長樂老而以一婦人相形意亦相似可興可觀有裨世教又如紀夏侯禎事而知神靈不可亵贊紀嚴部事而知婦女不可入廟其垂戒亦深切矣善讀者當以是求之又案天佑庚午唐亡已四年矣時晉猶稱天佑而枚亦稱之其不臣二姓亦可見此書烏可使之無傳乎

揮塵錄題辭 乙未

揮塵有三錄共十八卷又餘話二卷南宋時汝陰王明清仲言之所著也宋人於本朝典故前輩言行率能留意仲言爲雪溪先生銘之次子家庭之緒論賓客之叢談得之見聞者爲多於衆座中偶舉舊事了了如在目前甚爲李仁甫尤遂初諸公所稱賞其言無私軒輊故可以爲國史之助實錄院牒泰州錄其書則在當時已爲世所貴重如此仲言有兄名廉清字仲信年十八著慈寧殿賦而今賦竄收此篇署其名爲王仲言見此書乃知其誤仲言所著尙有玉照新志投轍錄等書外間所傳多非足本唯此書爲全余是以先錄而藏之篋笥其餘尙俟續訪冀或得之

題癸辛雜誌乙未

此書江陰楊伯庸敦裕所校。留余篋三年矣。前年六月。余病臥金陵城南小樓中。以此書作消遣。時樓中人尙無恙也。未幾而分飛矣。又逾年。伯庸亦下世。始余無意鈔此書。爲其語駁雜。多刺人之短。非長者。今年復繙此書。見故人手迹班班。其勤亦不可沒。且稗海中此書多脫誤。不及是本之完善。況益以校讎之功。不更善之善者歟。大凡君子立身。不能使人無毀。而不當自授人以可議之隙。舉動之失。旣以昭著。烏能望人之掩覆耶。讀此者。亦可以自警。故余復爲之訂正數字而錄之。慨伯庸之不及見也。而當時相與卽卽足足於小樓中者。亦惟腹知之而已。自今余第穢置之。亦不忍復讀矣。乾隆四十年六月。

對牀夜語題辭乙未

對牀夜語五卷。其前題著書人姓名。則孤山人范晞文景文也。有獨深居去非序。首云景定三年。則知其人宋人也。孤山之在錢塘者。則以林和靖著。而此孤山則在今常州靖江縣東北二十里。山向在江中。明成化時沙合。始可陸行。立縣亦在此時。舊則江陰縣之地也。余杭人。不以爲吾邑之孤山。而以爲江陰之孤山。何徵乎。徵於吾友江陰趙君敬夫之言也。且余所見本實江陰人所爲梓也。是則可信也。浙江通志不載此書。宜也。乃江南通志亦不載。則漏也。其書則詩話之類也。自三百以逮有宋。各有論說。或取其意之相師。辭之相類者。而衡推之。不入於腐。不涉於刻。斯其所以可取也。歲在癸巳六月。坐金陵城南之小樓。手鈔此書。余婦季楊見余之揮汗爲此不急之務也。曰。天時正炎。君子宜自愛。乃鈔僅三卷。奪於他事。

不果再逾月余婦亡後二卷令他人續成之漫置篋中今將裝治之使成帙復披覽一再過情事宛然而歲已再閱也讀書中所引安仁文通樂天悼亡之句彌難爲情放翁有句云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惘然余亦豈能自禁也

鮑君以文考范景文實杭人今不廢此篇以掩余陋者一時情景不忍沒也

自記

碧血題辭丙申

碧血一編紀明天啓時死奄禍諸忠也前列其目自新建萬郎中燭以下凡二十有一人次載六先生遺書則應山楊大洪嘉善魏廓園常熟顧塵客江陰繆西谿無錫高景逸江陰李仲達也六先生之集世多有而此則皆被逮以後及獄中之筆也其後附以天人合徵錄有燕客所自爲傳隱其姓名故曰燕客天啓五年聞六君子之獄興乃走燕變服雜北鎮撫司獄卒中得其遺言遺札且備見許顯純以非刑楚毒諸君子而致之死狀以著爲是錄也東里子讀之而歎曰嗟乎世事至此欲國之無亡也不可得矣六君子者楊魏顧三公外一爲桐城左公浮邱一爲武定袁公熙宇一爲南城周公衡臺是皆憂朝廷嫉權奄不顧其身而冀萬一之可以挽救者也卒之勢不足以抗而甘以身爲殉彼奄黨者唯恐其毒之不至不足以快奄之意不足以自媚於奄而取容於是以古今未有之慘毒不以加諸元惡大憝者而乃以施於諸君子之身呼號宛轉而君不聞血肉狼藉而君不知斯時之天下一昏暗鬼魅之天下也彼自以爲典茲祕獄外廷莫聞而孰知其詔附懦蕙之形與其态睢殘酷之態卒亦有旁觀者爲之繪畫迨其身既膺

顯戮而其醜名仍流播於天下後世而不可掩。雖然若此輩者不能必後世之無有惟在人君不使之與政事而竊國命則奄何能爲附奄者亦何所利而爲之而顧乃驅除其不爲奄者而使之盡爲奄也正氣摧殘公論消沮蟲據腹而身危奄持權而國壞易世而亡豈爲不幸哉書後又附天變雜記但云五月六日不著何年考明史熹宗本紀天啓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廠災死者甚衆五行志火災內所書加詳又火異內則書六年五月壬寅朔厚載門火神廟紅毬滾出與此皆合但紀作戊申志一作戊申一作壬寅朔而此則丁未也災異之發猝然而至不應中間睽隔數日似當以此記爲是又有人變述略則紀蘇常二郡民憤擊殺緹騎之事燕客自云通天文兵法其人蓋亦奇傑之士而是書首列諸忠題云黃煜彝次予以爲當卽其人姓名唯其邑里本末則有未能深知耳是書足以備監戒動感發故錄之分上下二卷予所定也

史糾題辭乙未

此明季太倉朱明鑄字昭芑之所著也案千頃堂書目史糾二卷書史異同三卷新舊唐書異同二卷今此本併異同入史糾祇分上下兩卷其書駁史筆之遠失考事詞之紛歧文采斐然條理秩然讀之頗快人意此當是節本始於三國志無晉書而有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北周等書南北二史新唐書宋史而止遼金二史閒亦涉之是謂史糾其兩異同附載於後者寥寥蓋無幾矣吾浙採訪進呈書內所載亦同其元本殆不可得而見然就此本讀之亦尙有全錄裴松之之語者有採自吳咸林之糾繆王浚儀之困學

紀聞者則元本汎濫益可知。書史之異同下有注云文多不錄錄其有議論者然則節而取之亦不可謂舊人之過矣。余是以卽據此本錄焉。宋書謝晦傳有兩庚登之而昭芑誤以爲是一人。此殆千慮之一失也。昭芑爲本州儒學生。當闖賊之陷京也有悲憤詩云銅馬連羣壓帝畿。百官猶是殿廷非。東華父老吞聲哭。誰斬桐棺覆玉衣。見於明詩綜後遂絕意進取。年四十六卒。鎮洋志載有史冊史幾史略史風史游史嘉史芸史異史最史俳史鑒史燦史糾凡十三種而史糾特精。

題明史藝文志稿癸巳

此志稿傳是溫陵黃虞稷俞邵氏所纂輯。今以頒行明史校之所分門類多有刪併移易之處。史於書不甚著及無卷數者俱削之。黃志中小注爲史所採入者亦無幾耳。志稿自南宋及遼金元之書俱搜輯殆徧。此卽晉隋史志兼補五代之遺則而今以斷代爲限亦俱削之已。安得有力者將此四代書目別辟之以傳亦學者之幸也。外間傳有千頃堂書目與此志大致相同而亦間有移易。堂名千頃固黃氏所以志也。然今之書直是書賈所爲。郡縣志幾於無所不載。別集各就其科第之年以爲先後。取便於檢尋耳。宗藩與宗室離而爲二。俱失體裁而小注又爲鈔胥任意刪減益失黃志之舊。但此志稿別集類於羽流外國亦俱缺如篇第亦間或顛倒恐此尙有脫簡余先鈔得書目後從朱子文游借得此本力不能重寫但取以校書目改正不少既畢校遂書其前以還之。此志稿乃康熙時史官倪鐸公所撰非黃氏也

鐘鼓箏弦不同器而皆悅於耳。查梨橘柚不同味而皆可於口。此天下人之所同也。然而洪纖殊致。甘酸異宜。又往往各有其性情之所主。以之自怡悅則可。而終不足以饗衆人之所求。文之選亦猶是也。自周秦以迄於今。文之流傳多矣。學者豈能敝敝焉徧觀而熟讀之。於是又有爲質性魯者計。則其所擇而選者主乎約。有嫌其陋而擴充之者。若桐川俞寧世。荆谿儲同人之選。今皆盛行。而吳門又有蔣君新又之古文。寧鈔凡十卷。庶幾洋洋乎大觀矣。莊君香睦。幼而聰穎。承其尊人鏡堂先生所授讀。蓋又有軼於寧鈔之外者。昔所熟誦久未能忘。且將轉而爲後之勘也。官齋多暇。手自摺輯。又成五卷。合蔣選共十五卷。於是文之體裁無一不備。有高古簡質者。有華腴充悅者。或幽深奇峭。或紓餘坦迤。春容乎大篇。寂寥兮短章。惟是是歸。有美必登。鏘鏘乎八音之繁會也。津津乎五味之芳嘉也。此可以通天下人之情。而更無未醇未備之憾矣。是舉也不忘先人之教孝也。以教子姓。使不囿於聞見。義也。出以公之於人。而無所祕惜忠也。有此三善。是當表而出之。固不但服其搜羅之富。採掇之勤而已也。余故樂爲之弁其端。

羣書拾補小引丁未

文弨於世間技藝。一無所能。童時喜鈔書。少長漸喜校書。在中書日。主北平黃崑圃先生家。退直之暇。茲事不廢也。其長君雲門時爲侍御史。謂余曰。人之讀書。求己有益耳。若子所爲。書并受益矣。余洒然知其匪譽而實諷也。友人有講求性命之學者。復謂余此所爲。玩物喪志者也。子何好焉。斯兩言也。一則微而婉。一則簡而嚴。余受之。皆未嘗曉也。意亦怦怦有動於中。輒之遂覺闕然有所失。斯實性之所近。終不可

以復反。自壯至老，積累漸多，嘗舉數冊付之剞劂氏矣。年家子梁曜北語余曰：所校之書，勢不能皆流通于世。其藏之久，不免朽蠹之患。則一生之精神，虛擲既可惜，而謬本流傳，後來亦無從取正。雖自有餘，奚裨焉？意莫若先舉缺文，斷簡譌繆尤甚者，摘錄以傳諸人，則以傳一書之力，分而傳數書，費省而功倍，宜若可爲也。余感其言，就余力所能，友朋所助，次第出之，名曰羣書拾補。雖然，即一書之譌，而欲悉爲標舉之，又復累幅難罄，約之又約，余懷終未快也。然余手校之書，將來必有散於人間者，則雖無益於己，寧不少有益於人乎？後有與余同好者，而且能公諸世，庶余之勤爲不虛也已。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丁巳，書於鍾山書院，時年七十有一。

劉隨州文集題辭 丁酉

劉隨州文集十一卷，其前十卷皆詩也。後一卷文，而摠題曰文集，何義門氏以宋本校正如此。其卷之起訖，字之同異，皆備著焉。然後一卷有目而無文，余案其目求之，僅於文苑英華得四篇錄之。他尚無從考也。隨州詩固不及浣花翁之博大精深，牢籠衆美，然其含情悱惻，吐辭委宛，緒纏綿而不斷，味涵泳而愈旨，子美之後，定當推爲巨擘。衆體皆工，不獨五言爲長城也。近時吳郡席啓寓刻唐人詩百家，以隨州爲首，雖其詩差備，然頗有同異，究不及是本之精。夫一字之不安，通章之病也，學者可不唯善本之求，而但沿流俗之所傳乎？有志風雅者，其必樂考於斯矣。

題宋板施注蘇詩庚子

宋刻不必皆佳。而此則楷法端謹，爲尤難得。向在商邱宋公牧仲所。公撫三吳時，先外祖馮山公先生與昆陵邵子湘、吳趨、吳荊山諸老咸在幕府。宋公得此書，遂梓以行世。先外祖與校讎焉。又別爲補遺三卷。附其後。今元本歸於同年友大興翁覃溪所。一披卷不獨古香可愛，而編惟舊澤，對之不覺生敬。隆庚乾子須來歲朔之日，杭東里人盧文弨書。

遺山樂府題辭乙未

遺山詩渾雄沈鬱，有唐大家之嗣響也。老來更得其樂府，讀之妍雅而不淫，和易而不流。其抒情也婉以暢，其赴節也亮以清。使竹山、草窗諸公見之，亦當推爲作者。遺山生當易代，其詩不勝故國故君之思。今樂府中亦時時遇之。朱竹垞、黃俞邰所見本俱紙二卷。今此五卷者，出於義門何氏。卷帙過倍，而竹垞詞綜所選，顧尚有出於是本之外者，則亦未得爲全書也。繼從友人鮑氏所借得明初錢塘凌雲翰彥翀編選之本，則凡詞綜所選皆在焉。比是本增多十三首。又附見李治仁卿之辭四首，及玉華谷古仙人詞一首。後又有雷淵題語，今皆補錄以繫於後。至如雁邱詞、雙葉怨之類，亦得凌本始著其事焉。凌本詞之屬遺山者，祇一百二十首，固不及是本之多。然是本第五卷清曉千門開壽宴以下八十二首，皆酬應之作，而其中春垣秋草一首，注見辛稼軒集，疑有他人之作，誤闡入焉者矣。第二卷中附閑閑公趙秉文促拍醜奴兒一首，余因疑第一卷滿庭芳前首亦閑閑公作也。以其詞推之所賦，是十月牡丹。次首題云同座主閑閑公賦，則前首爲趙作明甚。既不著其題，又不別其人，疑皆轉寫脫去。其他不及考者，尙多儻有好

事者爲之割劙。余當更整比以授之。

遺山樂府選題辭 乙未

元遺山詞五卷。余旣以盡鈔之矣。此爲明初錢塘凌彥翀氏所編選。不分卷。雖甚簡約。然亦有出於五卷之外者。余又錄於五卷之後。爲補遺矣。而復鈔此何也。此遺山辭之精華也。有五卷以萃其全。有此選以標其雋春之朝。秋之夕。聯佳客於一榻。懷故人於千里。意有甚適。則引之而永焉。情有不怡。則融之而釋焉。便觀覽。資吟諷。莫若此選也。宜且吾鄉前輩之所甄綜也。不可以莫之傳也。彥翀在元膺鄉薦爲蘭亭書院山長。洪武初。以薦授成都府教授。此書題前鄉貢進士不忘元也。所著有柘軒集五卷。余未之見。是書本出裘杼樓蓋桐鄉汪氏之寫本也。汪氏多藏書。有詞綜之選。其所得宋、金、元以來諸詞人之作。必大備。而今散失者已多矣。韓詩外傳云。君子之居也。綏若安裘。晏若覆杼。汪氏之名所居。義必出於此。然杼實杼之誤。杼卽孟也。覆之乃安。若杼袖不可以覆言。抑莊子山木篇有云。孔子辭其交遊。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此則裘杼之可連文者。而義則遠矣。夫寧取於是乎。

米襄陽畫史題辭 丁未

藝非能重人也。人苟重矣。有藝而藝亦重。無藝而人亦不加輕。越哉米氏論唐五王之功業。不如薛少保之圖繪爲人所珍重。得以流傳至今也。古來盛德豐功。死而不朽。其英光固常在人耳目間。豈得披圖展軸而始見耶。後之人。撫遺文而咏歌之。過城而憑弔之。豈區區寶緜瑞錦之什襲珍玩爲足較其勝負耶。

如米氏者風止詭越徒頗不足以傳而幸有書畫之足以名家故傳乃遂謂書畫之外皆可薄也茲適成其爲偏宕之辭而已矣古今成物必無不毀米老所見多有今人所不及見者此亦如數富家之遺齒於我奚裨焉然其所言要可以爲評鑒家之標準且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亦足以媿夫一無所成者偶得善本遂傳錄之

爲桂明經未谷題說文統系圖 庚子

未谷通說文學去許君千載猶旦暮也屬羅山人爲作圖圖許君并圓江式而下七人皆如漢經師之恪守家法者此特意之所到而已非謂昌明其道者止此數人也未谷或將別爲一書以明淵原所漸則不惟在許君後者當補而并當遠泝之義頗矣吾獨謂未谷胡不貌已於其中以爲之主人乎近代詩人之圖少陵香山東坡者已有例而未谷不爲此則誠缺事耳

題桑東愚先生松林采藥圖端庚辰

先大父之友桑孝子文侯翁古篤行君子也孝子舉丈夫子二人伯弢甫先生文衡著稱於時兄事先君子文弨娶先生女又師事焉仲東愚先生嘗學於先大父以孝子年老棄學治生令伯得極意學學成世人但知有伯鮮知有仲也夫東愚先生特未嘗操三寸不律以馳騁於詩壇藝苑之間耳其學之勤固有過人者熟於編年之史上自皇帝以訖勝國校其得失成敗之故目可得而觀手可得而指也世之習舉業者往往愧之先生少多病壯歲目幾枯然善自養於世無爭也於物無嗜也左手三指甲長而不翦積

於今三十有餘年。甲之長，盈今尺尺有餘寸。世遂目爲長甲翁。孝子精於醫。先生得其傳。世人求其治病多有驗。然未嘗取利名於時也。年向六十。屬善繪者爲松林采藥圖以寄意天台齊次風少宗伯首爲之咏。國中屬而和者將百十數而未已也。於是向之知伯者且知有仲云。先生之子公備經邦語文弨曰。子先君敬甫先生舊見是圖。許爲之文。而今不可作矣。子其述之。不孝聞言嗚咽。先生與余家兩世交最深。先君子少壯之年。與弢甫先生相屬以學。其於先生固不若弢甫先生之親也。近年弢甫先生常出遊。先君子所朝夕遊處者。惟先生親人有以形迹之論聞先生者。壹不顧。先君子常謂孝子兩子皆賢子也。前十年爲文以壽先生。有昆侖兩脈之喻。得其清淑者。弢甫先生也。得其敦龐者。先生也。噫。不孝其惡能易此言乎。先生名鼎元。居城東隅。以東愚自號。亦所以志也。公備與文弨善。庶幾能篤兩世之交者。不知其不肖。而屬爲題其端噫。使先君子而在。當何如發揚盛美者。豈若小子茲言之陋也。

趙虞山趙氏增置祀田碑記

虞山趙謹。凡先生爲前朝文毅公之後人。公嘗置祀田三百畝矣。易代而亡之。謹凡與兄鹽山謹承先志。節縮所入。僅復其半。爲其成之難而失之恐易也。自爲記。并其經理之規。咸勒諸石。使後之人觀感而益恢廓之。蓋不僅望其能遵守勿替而已也。余師桑弢甫先生。旣爲文以發揚之矣。余無似。曷以加諸。無已。則以閱歷所得者而進一說焉。欲田之能世守且益增也。此以賢望後人也。望後人之賢。則在乎讀書識義理。其達而有祿者。則必能繼前人之志。而不徒爲宮室妻妾之謀。其窮而伏處者。亦不待禁防而自恥。

爲侵削之計。趙氏望族也。士之子恆爲士。則與田相輔而行者。其亦知務乎。蓋吾嘗見夫有基而壞者多矣。皆由其族鮮讀書人之故。吾是以有云。

題嚴葆林香照圖後 乙卯

余同年友烏程嚴君葆林。今之循吏也。文學實過人。而屈居百里。初任山東之蒲臺。兼攝商河。凡治水卽災平役。諸善政。余欲爲詳述之。以上於太史氏。今適有河魚之疾。未能也。此圖凡十幅。自讀書靈山以至調任曲阜。生平歷履。藉此可見。圖皆有小序。君所自紀也。文筆雅馴。絕無虛穎之氣。余與君榜下一別。中聞了不聞問。乙酉之歲。余爲廣東主考官。已事而反。糾驛程五十里。謁孔林。而君適爲其縣宰。相見驩甚。以于役有程。匆匆別去。後聞君擢任桃源同知。旋告歸。皆不在此圖中。君有遺腹子。章傑。年已二十有二矣。能讀父書。此圖常不去左右。頃以示余。余深憾知君之不盡也。讀其自序。慨然增慕焉。圖名香照。取香山寫真詩序觀。今照昔語也。君自幼愛白香山詩。卽已工是體。其吟詠自必裒然成集。異日尙當從其子索見之。

四時尋樂圖題辭 甲午

圖十二幀。各當一月。月各撮其景物之勝。不必其相兼也。名之曰四時尋樂圖。尋之者誰。海虞席研農先生也。舅氏張端甫先生頃自其里中歸。爲文弨道先生之爲人性至孝。其宦於吾浙也。奉太夫人以來。春秋佳日。常奉板輿游湖山之間。太夫人顧而樂之。而先生之樂可知也。旣而乞歸。家有園池之勝。指搆

僮奴澆花洗竹以娛侍老人不必祿養而樂亦無不具足也然則奚尋之爲噫吾有以知先生之意矣大凡外境之交於前者無不隨人意爲轉移故同一境也意所樂斯樂已意所不樂竝不見其可樂也即或境能移情風日之研和也山水之清嘉也魚鳥之親人也花燐之紛敷而猗靡也遇之未有不神怡者然而樂繫乎物境過則遷斯猶非真樂耳今之十二圖先生之所謂樂也人皆可得而同也先生之所謂尋者意實不繫乎物而自有其真樂者在上堂拜慶繞膝承歡所尋之樂孰有過於是者此較之孔顏之樂不必相同而亦何必不同故先生之自謂圖斯境也幻吾則以爲先生之有斯樂也真

四蓮池題額 庚辰

吾杭許氏建宗嗣於城東隅其地近古荷花池衆水匯焉於是面水闢軒顏曰四蓮池取王子年記中語以爲子姓繁衍之徵抑吾更有說焉夫蓮之爲物其莖其葉其本其花其實其根無不爲人取資焉者爲人祖父旣望其子孫之衆多更望其皆賢且才各有所成就以自表見而不爲世所棄亦如蓮然然則他日許氏合族於斯覩斯題也其必思無負斯語也夫

# 抱經堂文集卷第八

跋一

## 十三經注疏正字跋 辛丑

是書八十一卷嘉善浦君鑑所訂仁和沈萩園先生廷芳覆加審定錄而藏之其子南雷禮部世輝上之四庫館大興翁覃溪太史方綱從館中鈔出一本余獲見之前有敍錄稱所見有監本有監本脩板有陸氏閩本有毛氏汲古閣本今惟監本脩板及毛氏本行世故就此二本之誤正焉其釋文則以徐氏通志堂本校又取宋玉山毛氏六經正誤之說訂其得失此其大指云爾余初得日本國人山井氏鼎所撰易書詩春秋左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考文深喜其遵用舊式據古本宋本以正今本之誤然特就本對校而已其誤處相同者雖間亦可疑然而漏者正多矣且今本亦有絕勝於舊者不能辨也是書所校正視彼國爲倍多且凡引用他經傳者必據本文以正之雖同一字而有古今之別同一義而有繁省之殊亦備載焉此則令讀者得以參考而已非謂所引必當盡依本文也蓋引用他書有不得不加增損者或爲得矣至字音之用反語起於魏晉間反與翻音義同故胡身之注資治通鑑即用翻字今則依說文玉篇等書之例普改爲切殆以反作如字讀爲語忌也其書微不足者不盡知釋文之本與義疏之本元不

相同。後人欲其畫一，多所竄改，兩失本真。此書亦未能盡正也。又未得見古本宋本，故釋文及義疏有與今之傳注不合者，往往致疑。此則外國本甚了然也。又於題篇分卷本來舊式，多不措意。或反有以不誤爲誤者。余有志欲校諸經，已數十年，晚乃得見此兩本，其善者兼取之，以彙成一書，而後無遺憾矣。乾隆四十六年元日甲戌書。

郭氏傳家易說跋 辛丑

此宋郭雍子和之所著也。其爲說皆平易正大，有益於治。謂以氣運而言，盛必有衰，治必有亂，然在君子則自有保泰持豐之道。故云吉凶之道，貞勝者也。正則勝而常吉，不正則勝而常凶。此蓋與君相能造命之說相合。其釋損彖云：損天下以奉一人，則善日消而惡日長。迂儒方究多儀備物之享，不知損過復禮之義，則天下不勝其僞矣。又釋豐六五云：豐之世盛大无以加，又求豐之，是无厭也。聖人貴夫持盈守成，而不以豐大爲務。故書有滿招損之戒，而易著豐蔀豐沛之失，皆篤論也。以六十四卦爲文王所重，謂以書言之，神農之時未有益與噬嗑也。以道言之，神農之時蓋有益與噬嗑也。又謂歸妹所歸者妹也，非從姊而嫁。孔子言天地之大義，婦媵豈能具此義哉？其善於持論多若是。此書從永樂大典中鈔出，分爲十卷，釐然爲完書。但繫辭傳說卦傳，郭氏亦本分章段，故有前章此章之語，且有與朱子微異者，而今本缺之漏也。庚子臘月，余在京師閱起，明年二月九日在山西訖功，因書其後。

此宋淳安布衣錢時子是撰嘉熙中以喬行簡薦得官下嚴州取其所著書以進此其一也向來疑書序者以書本不待序而明而此書獨推闡入微信非夫子不能作至於經文一切無所更改而節次不差脈絡通貫其說武成康誥足以洗憑臆紛更之謬謂武成自王若曰而下辭無閒隔皆武王之言序所謂識其政事是也康誥之首正是區處商民其頑民已定議遷矣乃始以其餘民封康叔故在康誥之首至其說洪範也謂建極功夫全在敬用五事若次五之建用皇極專爲斂福錫民而設庶微凡六自五者來備以下明雨陽燠寒風之證自曰王者惟歲以下明時之證語皆一正一反昭然甚明此等議論皆能自抒己見批卻導惑後學得此蓄疑可頓釋矣唯顧命伯相命士須材疑其不爲喪用又疑側階將近內寢豈執兵之大夫所可立或當立於堂此則猶未審耳喪事所須不可經營於無事之日故舊君之終卽當預爲新君之地記曰國君卽位而爲椑天子寧獨不然古者宮府一體不爲私嫌況奉宣顧命之日內人無事往來北堂立於側階胡爲不可是書二十卷從永樂大典鈔出缺者僅三篇梓材在其中惜乎不知其解又云何也乾隆四十六年閏月二十三日東里盧某書

呂氏讀詩記跋丁酉

釋經雜而不貫與隘而鮮通兩者均失之東萊之爲讀詩記也一字一句必本其所自而不以自專其意所不取而可備一說者亦附注於正解之下以俟夫人之自擇焉蓋其織綜之妙合衆說如一說旣不使異說得隔闊其間而其近是者又未嘗盡棄也斯非釋經之善者乎公劉次章以下雖未及重加整比然

固出東萊手所纂輯也。東萊所自爲說，比衆說下一字條例固云然。乃書內有卽繫衆說後，稱東萊曰者，參差互異。余壹從條例正之，他不敢妄增損也。余初得明神廟時南都版本，第二十七卷中脫兩葉。陶孝廉衡川淵從嘉靖閒舊刻鈔補足之。余旣喜是書之詳贍，而無偏倚自用之失，又惜完本之不多見。屬二三友人爲余寫之功未半，有以小版本示余者，稱爲宋刻。余驚喜亟取對校，則知神廟閒本頗多脫誤。小版本字多用分隸體。神廟閒本易用今字，且更有妄爲撰造者。然小版本實即嘉靖閒四明陸武所校鐫也。書中唯一處尙未刊去其名，故知之。二十七卷中兩葉亦係鈔補，則知嘉靖初印本神廟時卽已難得矣。使余但據神廟本傳鈔，則仍爲未完之本。冥冥中有若惜余之徒勤也者，而以其善本畀余，然則余之受賜誠多矣。以鈔者不一手，不能盡復其舊。余閒取小版本古字略注一二於旁，其沿宋刻之舊歟。是未可知也。助余校讐者江陰趙茂才敬夫，職明也。小版本尙有譌，以余所鈔本視之，爲更勝矣。

王厚齋詩攷跋 庚午

漢賈景伯受詔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今其書不傳。厚齋王氏乃從三家既亡之後，區區於羣書所引零章斷句，掇拾而成之，其用心可謂勤矣。夫三家之學，誠不如毛公之精，然並行於當時，立博士諸儒傳授，各有源流，非鑿空妄說比。而今皆失墜，莫覩其全。幸此書所輯，得以考十一於千百三家中，唯韓詩差詳。齊魯則皆寥寥無幾矣。惜哉！明人有僞作魯申公詩說及端木詩傳者，故爲文訛簡脫，以示可信。時亦有覺其僞者，得此書以相參驗，其僞乃益明。則此書誠學者所當寶貴也。余又觀近時人往往見古人所

引詩書與今不類者，輒以意更之。使得見此書，亦當瞿然知其不可妄作。故余急校而錄之，并增其所未備者若干條。又所注書名復釐而析之，視舊本稍詳正矣。然余又欲學者善觀之，無徒取一二字句之異，曲爲之說，反攻毛氏。蓋古人引用偶有異同，如同一左傳所載，而匪交匪敖，與彼交匪敖，皆兩有之。王氏但載其與今異者耳，豈可便據此謂必當作匪交乎？又毛詩今所傳亦有譌，如朔月辛卯，今皆譌爲朔日辛卯矣。家伯維宰今皆譌爲家伯冢宰矣。此非三家之文，乃轉寫致誤，而舉世習讀，鮮有知其譌者。余恐後世反得議此書之漏，是以并附著焉。

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書後癸巳

何氏以三百篇之詩分屬世次，不與通行本同。始於公劉，訖於下泉，其先後頗難盡信。然此亦自成一家之學。其書二十八卷，配以宿名，首角終軫，每卷之首各有小引，又有原引爲卷首，則當在二十八卷之前。又有屬引爲卷後，則當在二十八卷之後。今此裝潢本於卷首之下，將各卷首篇小引抽出來，置一處，下又即將卷後一冊繫焉。以下詩之次第，仍同今本。以關雎爲首，殷武爲末，茫然無復卷數，大失著書之意矣。其屬引一篇，蓋倣序卦而爲之，屬以聯屬爲義。若知後世必有紛更之者，而殿以此篇，其序灼然可尋，庶幾淆亂之餘，不難復舊。今當於原引之下，仍以小引散之，各卷之首依角亢氏房等宿名目尋之，則二十八卷，乃成爲何氏之書，而以屬引終焉，則與本題卷後之名，亦相脗合矣。

春秋尊王發微跋丁酉

夏五之下其爲月也無疑矣而聖人不益者謂其文或不盡於此也益之以月將謂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爲五月之事所書僅此無復更疑其上之容有脫文者矣孫氏謂孔子專筆削之任舊史有闕必從而刊正之此殆後來傳者脫漏耳豈其然哉士匄不伐喪春秋之所善也孫氏本穀梁義謂其貪美名以廢君命惡也夫不伐喪者周之舊典如是匄能行之何至有廢命之責且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亦軍之善政也受命以出知敵之不可勝亦將老師費財不惜千萬人之命以求一逞而俱殲焉然後爲不廢命哉苟知其難而全軍以還君子猶善之況於不伐喪乎孫氏此書昔人謂其論多苛刻而在當時則甚重之歐陽氏謂其得春秋本義爲多要之言亦以人重也有得舊本見示者因令學徒鈔之向見通志堂有版本未知視此何如當從友人借以相校始可定耳乾隆四十二年三月癸未盧某書

張氏治春秋集傳跋癸丑

張氏爲朱子門人宋史載道學傳所著有春秋集傳二十六卷春秋歷代郡縣地里沿革表二十七卷春秋集註十一卷并綱領一卷今集註并綱領已刻入通志堂經解中而集傳無聞焉秀水朱氏經義考亦疑其已佚蓋學者之不得見久矣今湖州嚴文學久能復得其書喜甚乃元延祐元年所梓雖所缺尚有七卷十八至二十又二十一至二十六皆缺而其採擇之精立論之確即於此可得其崖略其辨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見於集註而傳亦著之他若論天子諸侯昏禮不親迎責隱公之不朝聘於王朝責文公之昏惰不親會伯主以取晉怒而於齊商人弑君之賊不能告天子方伯以致討及其見侵反使命卿往而求平焉此皆大

義凜然非若孫氏之多刻覈胡氏之有牽合也嚴氏其實守之神物會合或自有時安知所缺者之不復再見乎余以塵事紛雜未能卒讀爲憾漫識數語於簡末以告四方之學者俾皆留意訪求得完張氏之舊并沿革之已佚者亦再出焉豈不更大快矣乎

書春秋繁露目錄後乙巳

案此書之大旨在乎仁義仁義本乎陰陽陽居大夏而陰居大冬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又言除穢不待時如天之穀物不待秋則董子之論固非倚於一偏者其重政篇云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卽此可知其立言之本意矣我皇上新考試詞臣取仲舒語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命題臣竊仰窺聖德聖治固已與天地同流與陰陽協撰矣而於是書猶有取爾況在學者其曷可以不讀向者苦其脫爛乃今而快觀全書尤爲深幸臣服習有年見其以天證人析理斷事實切於養德養身之要而凡出治之原郊祀之典用人之方弭災之術無所不備卽其正名辨制委曲詳盡亦始入學者所必當研究也謹就二三學人覆加考核合資雕版用廣其傳冀無負朝廷昌明正學嘉惠士林之至意至書中如考功爵國等篇尙有不可強通者在以詒夫好學深思之士或能明其說焉乾隆五十年十月舊史官臣盧文弨謹書目錄後

惠定字春秋補注跋戊子

丙戌之春借得此本課兩兒分鈔不解文義舛譌者半兒子師江陰朱與持輔略爲正之鈔未竟會有湖

南之行攜之篋中兩年矣卒卒無暇理此今年至京師長夏無事補鈔末卷元本經轉寫亦有誤復爲之一一正定書乃完善昔杜元凱嘗謂立德不可及立功立言或可庶幾其注左傳誠欲以當不朽之一也豈知紕繆荒略之失亦有不能自掩焉者名位赫奕當時或未敢相難而後之經生乃得明目張膽掎摭其短長豈非率爾之爲累哉公卿大夫各有職業其爲學必不如經生之專且勤何事強其所不能以爲名邪雖然元凱居其位尙有餘力著書余則因官罷閒居僅能卒業彌不及矣書之以識吾愧云時戊子五月書

不全宋本左傳跋甲寅

吳興嚴久能得萃古齋主人錢景開所贈不全宋本左氏傳止四卷以示余第十八卷襄五起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第二十二卷昭三起八年至十二年第二十三卷昭四起十三年至十七年第二十四卷昭五起十八年至二十四年觀其避諱至寧宗殆亦南宋本獨昭二十年傳載衛侯賜析朱鉏北宮喜謚杜注云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王深寧所見本乃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載於困學紀聞若果如此杜氏不應無譏何義門氏曾見此本獨無末字而字爲闕百詩言之闕大喜乃余今亦得見之而證何氏之言信不誣日本國亦有此不誤之本參相證而知近本亦尙沿王氏所見之本非善本也速當改正必如是而後杜注所云傳終言之之義始明太平御覽所引傳凡標昭五昭六者乃其卷數非年也至近來所分卷亦非復當日之舊矣會于夷儀之歲一段宋本尙在襄五卷之首二十六年之前杜注

云傳爲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其語甚明近本竟改置前年之末矣宋本之可貴蓋不止一端也是書不用闊隔不載音義卷末載經若干字注若干字中間亦有一二字誤皆人所易曉云

書公羊注疏後己亥

此書雖列十三經中能留意者絕少蓋公羊氏以經生之見測聖人而聖人幾爲亂名改制之尤今當聖道大明之日固夫人而知其說之謬矣雖然漢治公羊家者有醇儒焉有名臣焉讀一書卽能得一書之益今人見解議論遠過古人而行反不逮何也乾隆戊戌余讀春秋繁露旣已尋其脫節審其譌文而正之余因思董生頗精公羊家言爲之沿流溯源則是書不可不讀獨恨何氏之識遠不逮江都故其說多奇辟不經之談而疏必爲之依阿其閒不敢直斷以爲非是此猶是漢人欲伸師學之見要其繆盪亦不得摘抉而後見也何氏文筆未善故其言多有晦僿難曉者疏獨能通之其所引春秋說與諸緯書俱已不傳後世亦賴是見其一二廁諸疏中視論語孟子猶當勝也閏起於臘之八日至次年三月十一日始輟功云

方望溪鍾蘓經兩先生刪訂周禮訂義書後辛丑

今上登極之初纂脩三禮望溪先生爲總裁選通禮學者爲纂脩大興鍾蘓經先生與焉名曉字勵暇官至禮部儀制司郎中蘓經其晚年自號也此周禮訂義乃宋樂清王與之次點所著其用朱筆點勘者蘓

經也。用綠筆審正者。望溪也。別其是非。擇所去取。蔗經先之。望溪成之。間亦有異同焉。此正脩三禮時所相與衡校之底本也。計凡舊人禮說。皆當有望溪點定者。卽蔗經所刊脩。亦不止此。而此一書適爲烏程丁小疋氏所得出以示余。皆二公真跡也。余不及登望溪之門。獨於蔗經遊從最熟。及其老而依子宦遊不苟恍如見其爲人。望溪有評史記真筆。在北平黃氏亦用綠色筆。與此正同。豈以此自識別耶。蔗經富於經學。著書甚多。其子觀察君居憂。娶疾。今不知何似。未知其能爲乃翁表章否也。偶繙此書。小宰六計。弊羣吏之治。次點以康成六事。廉爲本之說爲不然。廉猶廉問廉察也。蔗經不刪。亦似有取爾者。意竊疑之。曰聽曰弊。意已足。該何必變其文。而曰廉問其善乎。廉問其能乎。謂察爲廉。經無他比。六計具有功狀。聽之於始。弊之於終。其人已無可匿。何必如後世之寄耳目於人。使爲刺探。而後其真可得耶。記曰。大臣法小臣。廉羣吏則小臣爲多矣。而曰廉非所貴乎。且廉訪之字古亦不作廉。古作頤。惜乎當日不能就蔗經而請正之。今質之小疋。幸有以語我。乾隆四十六年閏月十一日後學盧某跋。

魏華父儀禮要義跋 甲寅

此書五十卷。世罕流傳。聚樂堂藝文目有之。朱錫鬯載之經義考。然未之見也。烏程嚴文學元暉。聞杭州汪氏新得此書。猶是宋刻。亟以二百六十千轉購之。甚寶惜。手鈔副本以示索觀者。而刻本不輕出也。余至其家。始得見之。此書分段錄賈氏之疏。每段先標大指爲提綱。以下但載賈疏。魏氏絕無論說。余時爲

儀禮注疏詳校，取以覆對，其譌舛處與近世本大略相似。朱子通解雖有改正，而亦未能盡，則知此一書之傳譌也久矣。今此上方聞著溫本一二異同，不多見。其經注闕者，亦未之補也。然每段括其大要，使考究者易於尋求，則此書亦不可廢。以朱氏過目之書廣博，爲人所不易及，而今乃得見其所未見者，可不爲幸歟。

書校本儀禮後丙申

昔吾從兄宇安兵部宏鼐家居時，嘗爲人說儀禮。余時年尙小，但聞說牲體長脅短脅，與今世所稱無異。又謂宰相必用讀書人，茲言良不誣。亦因讀儀禮有感而發也。嗣後秀水盛君庸三世佐從余師桑弢甫先生於南屏精舍，講此書。盛君以所得著爲集傳疏，其凝滯約其旨歸，余讀而善之，亦遂有志於是以爲禮之節次，皆出於自然，苟得其一，不難以三隅反也。開於賈氏疏，亦嘗訂正其誤，有出於館閣校本之外者，然以云融貫，則卒莫能自信。今年江都汪君容甫中語，余曾見宋本儀禮鄭氏注與今本有異同，余因假其傳錄者以歸，即用注疏本就文改之。然宋本鄭氏注實與賈疏先後次第多不符同，當是賈氏未疏之前，所傳本不一，卽他經亦有之，然則此注自當單行。余乃就有疏本錄之，爲不審也。後之讀者，其勿以疏而疑宋本注之未是，庶幾得之。盛君於今本鄭注之誤，亦疑之，以爲當作某。今得本證之，良是。於此益服其精思爲不可及也。兵部兄康熙四十五年進士，仕至郎中，適宗人有爲大司馬者，避嫌遂乞歸。一子早死，其遺書多散失。余曩所聞，特其淺淺者耳。盛君乾隆十三年進士，爲令雲南，有解銅之役，卒於江南。

儀徵舟次其書之在亡不可知其大略則錫山秦大司寇嘗取之載於五禮通考內矣附著之以見余之所以知讀此書者實由於二君云

於後知容甫所云宋本非真宋本也其鄭注前後移易乃據元敖繼公集說本耳

甲寅正月記

新刻大戴禮跋

庚辰

吾宗雅雨先生思以經術迪後進於漢唐諸儒說經之書既遴得若干種付剞劂氏以行世猶以大戴者孔門之遺言周元公之舊典多散見於是書自宋元以來諸本日益譌舛馴至不可讀欲加是正以傳諸學者知文弨與休寧戴君震夙嘗留意是書因索其本并集衆家本參伍以求其是義有疑者常手疏下問往復再四而後定凡二年始竣事蓋其慎也如此余嘗謂此書之極精粹者曾子數篇而已而立事一篇尤學者所當日三復也博學而屏守之余素服膺斯言自爲棘人每誦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數語輒不禁淚之盈眥也孔子三朝記其文不能闇深疑出漢後人所傳會學者當分別觀之戴君丁丑年所見余本卽元時本耳自後余凡六七讐校始得自信無大謬誤刻成覆閱又得數事今附見於後以此益知學問之道無窮心思之用亦無窮庶幾來者亦將有所得乎此也

哀公問五義篇躬爲匹夫而願富

案躬字疑當作願  
本是躬字

夏小正篇將聞諸則

案聞字疑當作聞  
本是躬字

保傅篇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注安或無隱

案隱字疑當作闇  
下隱陵君同作闇

曾子立事篇。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案上注云。補謂改也。則此不當云不改。蓋當作補則不復矣。

形近而訛。下文云。其下復而能改也。可知當作復字無疑。

曾子本孝篇。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注諫卿大夫。

案注中諫字當謂諫。

武王踐阼篇。戶之銘曰。擾阻以泥之。案此語朱子亦謂不可解。竊疑擾乃覆字之譌。服虔注揚雄賦云。覆古之善

形近易塗。堅者。王伯厚校此篇一無阻字。則當爲覆以泥之無疑。蓋擾亦本作擾。

謙也。案此語朱子亦謂不可解。竊疑擾乃覆字之譌。服虔注揚雄賦云。覆古之善

形近而訛。下文云。其下復而能改也。可知當作復字無疑。

衛將軍文子篇。主人聞之以成。注公西赤聞之以成。家語云。衆人聞之爲成主。或聲誤也。案此不見何字

家語以下。後人妄增入。案當作使能。

又是卜商之行也。注如斷言便能。案當作使能。

形近而訛。

盛德篇。蒿宮注木工之鏤。示民知節也。案之字當作不字。

案此注余初疑位乃謂字。因聲

文王官人篇。考其陰陽。以觀其誠。注陰陽位隱顯也。案此注余初疑位乃謂字。因聲

譌。今案當作猶。字形譌耳。

夏小正補注書後辛未

夏商之書傳者無幾。學者往往以不克盡見爲憾。然卽其零章斷簡求之。則古先聖王之大經大法。又未

嘗不可得而見也。戴氏之傳夏小正。傳去可謂精矣。所辨析不過字句之間。而有以通乎作者之本意。

夫古人元非若後世之求工於文也。然道德有於身。則明天時。察物理。通人事。立國制。無在非性命之旨。寓焉而文自從之矣。濟陽張爾岐稷若氏。採金仁山之注附於傳。而又爲之說。今崑崙黃先生復因其本。增訂之。以傳於世。吾觀先生之說也。於綏多女士。見夏道尊命近人而忠焉。於豺祭獸。見夏之先賞後罰。

先祿後威焉。於其終篇再書隕鹿角，而以爲聖人扶陽抑陰之意。故於夏不言隕鹿角，且證之以易姤復之義焉。卽微獨一代之大經大法，如公田入學之制，可以考見，而并其精微之蘊，亦如將見之。豈非讀書之善者哉？此書明王廷相、楊慎皆有纂輯，余未之見。見先生之說，當無以過之矣。有一二舛誤，蓋校者之未審云。乾隆十六年五月八日識。

書楊文定公大學中庸講義後序

公卒之明年，余方至京師，已不及見公。今來公之鄉，得交公之子蒼毓，應詢登公之堂，匪飾匪崇。公歷事三朝，宦蹟烜赫，而澹泊寧靜，不改寒士之素。於此亦可見。公自少卽深究性理之學，李文貞主禮部試時，以此發策，獨賞公對爲粹然一出於正。自此成進士，從文貞受業，益極意於學。此乃公讀大學中庸有所得，手疏以質諸文貞者。文貞爲點定，且評其後曰：「圓融潔靜，枝蔓去而根本呈。」其師弟之間，相契若此。此可見當時士大夫相深以學問，相漸以義理，爲一時盛事。惜余生已晚，不及見。然一朝得見兩大賢遺墨，所言又皆聖賢之精義，抑亦可謂幸焉。公嘗揭經書言學指要示學者，其功在敬與義，其歸在於盡誠而達天。此以中庸知人知天之所以爲人，與天之所以命人者，智以開仁之先，明善爲誠身之本。公之於學，不尊守章句，而獨得其要領，與朱子平日先知後行之言，正相脗合，而非爲苟異也。豈徒齋齋治經生家言者，所能彷彿也哉？

趙邠卿注孟子今所傳監本汲古閣本凡與疏相連者多被增損失趙注之舊矣趙氏於每一章後皆有章指作疏者徑削去之仍取其辭置於疏首而又不盡用也獨於章指所用事辭往往於疏內具釋之然則何以知章指爲作疏人所去也其於恥之於人大矣章具著之矣云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是以疏內釋章指之語者不一而足當館閣校刻經史時於此書未嘗前後契勘於是見注無其文而疏乃爲之具釋者則疑以爲衍文或又以爲他書誤入於此或徑刪去之或雖刪而仍錄其疏於考證中乃亦有疑今所傳趙注之不全者衆論差互皆不知有章指二字之名目也乾隆辛巳余從吳友朱文游吳處借得毛斧季所臨吳匏菴校本乃始見所爲章指者獨於末卷缺如也後見余仲林贈客所纂五經鉤沈亦復如是更後乃聞有何仲子校本則所缺者獨完求之累歲不獲今江都汪容甫乃始以其錄自何本者借余遂得補錄以成完書計今年丙申上距辛巳十六年矣及老眼猶明得還漢人舊觀豈不大快也哉更有孟子篇敍亦出趙氏世知之者蓋鮮余意欲先鈔篇敍與章指孤行而注之爲後人增損者亦不可不復其舊誠得好古而有力者合而梓之則尤爲善之善已疏非孫宣公所撰而假託其名宣公有音義序作疏者卽略改數語便以爲正義序此尤爲作僞之明驗昔人識其疎陋不足觀非過論也

附孟子異文

行者有裏囊也

曰伯夷何如

趙注無伊尹二字

曰然則有同與

目有生民以來

未有能濟者也古之爲市也

許子必紺布然後衣乎放勤日勞之來之

有攸不惟臣事在

易而求之難 政不足與聞也 則使人導之出疆

無君

王使人問夫子

今作  
問

今之事君者皆曰

此惟注疏本有皆字

無不知愛其親者

夫予之設科也

萬子曰一鄉皆稱善人焉

句讀之異 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句 有人不得句 雖由此句觀王不異矣

至大至剛以直句宜

與句夫禮若不相似然

使虞敦匠句事嚴

季孫曰異哉句子叔入名疑

十一經問對跋

丙申

此元時茂林何異孫所著也黃氏書目云設爲經疑以爲科場對答之用今案何氏自敍其緣起乃因小學訓導爲學生承問失對而停職故輯爲是書以助蒙訓非爲科場設也元時爲校官者必先試而後授之及至官不得不勉盡其教人之責撰爲講義以時示諸生其弊雖亦文具而已然賢者尙能舉其職不賢者亦知顧其名自今觀之猶令人慨然思古風焉是書固爲教小學設然其所訓亦有折衷儒先擇取精當而不唯以一家之言爲墨守者惡得而廢諸異孫之履行吾未知其詳其云豐城開州治之八月會二教諭於講堂因言及按察責訓導之事考豐城之升爲富州在至元二十三年丙戌也書成而序繫以戊戌則大德二年也異孫蓋嘗爲校官於豐城者書中引王稼村先生講義講莫春浴沂爲實周之夏五月且云於杭州府學講此一章則稼村必是杭之校官而郡志闕焉其名不可考矣志唯載何唐孫嘗爲吾杭教授竊疑庚孫必異孫之譌惟其同官故知之詳悉如此是又當著之以証夫脩郡志者是書有通志堂梓行本無何序卷有更易而後二卷闕文最多今本係從元版鈔得者乃毛子晉藏本紙亦靡敝然

猶有可據以補通志堂之所闕者。其儀禮中有兩條本有問而無對。余爲足成之。此書於三禮祇略舉其  
郭廟不若論語孟子之條析爲詳也。

五禮通考跋癸未

天地閒一皆禮之所蟠。際乎五禮之用。猶夫四時五行之成歲功也。蓋嘗大較分之。嘉近於春。賓近於夏。軍近於秋。凶近於冬。而吉實流貫乎四者之中。亦猶夫土之寄王於四時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人之生也。孩提知愛。少長知敬。蓋自三才立而禮卽於是乎肇端。有聖人作爲之經緯焉。踵而成之者未必皆合於節文之中。然亦緣情而制。因義而起。苟擇其宜而審行之。固亦聖人之所許也。吾師味經先生。因徐氏讀禮通考之例。而徧考五禮之沿革。博取精研。凡用功三十八年。而書乃成。文弨受而讀之。其書包絡天地。括囊人事。縷析物情。探制作之本旨。究變遷之得失。義未安。雖昔賢之論不輕徇。理苟當。卽豪末之善亦必錄。窮經者得以息紛紜之訟。處事者得以定畫一之準。大矣哉。古今之菁英。盡萃於此矣。洵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夫昔之有事於綏緝者。通禮類禮。今已不傳。馬氏作考。但志王禮。而士庶則略。且於古有今無。古有今有。及本無沿革者。皆不之及。凶禮有五。而徐氏但志喪禮。蓋規模大則節目益繁。精力固虛。有不逮也。先生之書。豈非獨冠古今者乎。顧說者謂士當求合先王之意已耳。而不必屑屑於既往之迹。此大不然。孟子當籍去禮壞之後。故不得已而爲約略記憶之辭。孔子之時。文武未墜。則大小無所不學。杞宋無徵。而夏殷未嘗不能言也。上考三代。下暨百世。所因之禮。損益可知。臚而列之。究其變而常道之。

不可易者益以著。以此知聖人之亦必有取於是書也明矣。文弨惜學竊快覩是書之成。敬識數言於簡末云。

廣韻跋 戊寅

此本銅版年月無可考。觀其獨避宋孝、光、寧三帝諱。睿、惇字皆缺筆。十九鐸內有廓字。無擴字。疑在寧理二朝時所刊也。明時有內庫版行本。孫北海春明夢餘錄所載。凡二百五十五葉。今此五卷并敍計之。止百八十四葉。注已經刪整。朱錫鬯謂明中涓亦有刪本。然此本不避明帝諱。知非勝國所刊。目錄所注獨用同用。卷內多有異同。其分併處。亦非本真。吳下張氏重刊宋本注。比此爲完。而上平二十一般作欣去聲四十三映作敬。與此不同。殷與敬皆宋所當諱。而一避一否。此不可曉也。孫愬作此書。本名唐韻。祥符重脩。始易以廣韻之名。而量公武讀書志。即以廣韻爲孫愬增加陸法言之書。豈誤記耶。抑廣韻即唐韻。本無分別邪。明末嘉定陸元輔自言。於范秋濤處得見唐韻五冊。此本如在。安得好事者求而表章之。

張萱彙雅前編書後癸巳

考明史藝文志。此書尚有後編。今此特前編耳。有吳郡趙頤光家經籍八字印。頤光卽宦光。字凡夫。乃著說文長箋者。此書有硃墨字。皆其筆也。末復篆十二字。己酉三月廿二下。春天階館閑書。刻於明神廟之三十四年。歲在乙巳。己酉卽其後四年耳。萱好大言。其題辭云。余爲字觴。計非十年不敢出。然一出當令古今字書皆廢。凡夫題其上云。果可廢。則吾書亦廢矣。快哉快哉。其然豈然。案凡夫之爲長箋。亦自矜詡。

而顧寧人頗抉摘其斑謬古人所以有目睫之論也通篇俱有句讀標識則本朝康熙辛酉歲常熟許玉森所加也有數字識卷末



# 抱經堂文集卷第九

## 跋二

書吳槎客所藏不全宋本漢書後

汲古所梓漢書當是據北宋本此疑是南宋本誤字亦少汪文盛本殆亦從此本出今世所通行者顏注  
尚有脫落何論蕭該子京三劉而此獨全可寶也然余則謂設使當世有重雕者其款式自當依此其文  
字有斷然知其誤者不必因有宋人校語而反改不誤者以使之誤在擇而取之可也如是將使後人寶  
我朝之本轉勝於寶宋本多多矣余老矣槎客強力有餘當亟圖之余亦當蘊沒少佐其成焉

竹書紀年統箋跋 辛未

歲辛未余館北平黃崑圃先生家先生門下士知名者衆顧獨詫癸卯主江南試所得三人曰任翼聖啓  
蓮陳亦韓祖范徐位山文靖此三人者其學皆博而醇且曰人但侈榜中有狀元孰若得一二不朽之士哉任既宦達名益著陳徐亦並以經學徵陳老不至徐君年亦八十五矣健獨應徵此書迺其近著也一日徐君來先生令余出見先生家多客而獨徐見者此先生待余意不薄也他日至其館猶握三寸管低  
頭著書不輟云此紀年統箋者徐君所著書之一也紀年舊有沈休文注乃後人取宋書符瑞志附益之非注也今徐君始與之疏通證明疑者得以涣然冰釋然他書引紀年文自晉建國以來以晉君始立之

年爲元。戰國時則以魏君始立之年爲元。而今本皆一以周王之元爲元。疑後人改之。非其本真也。然各本並同。亦無由復其舊矣。史記注中又往往以年表爲紀年。非此紀年也。昔謹周作古史考。以糾史遷之謬。司馬彪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今余方著史記續考證。未覓得此書。以相參覆。庶可無憾矣。

題越絕後 辛未

此書爲漢更始建武之際。會稽袁康之所作。又屬其邑人吳平定之。觀其篇中離合姓名而知也。而王仲任論衡案書篇稱會稽吳君高之越紐錄。向雄不能過。越紐即越絕。君高即平之字無疑。則以是書專屬平所撰矣。其首篇乃託之子貢。復託之子胥。且以小藝之文。未足自稱爲言。其所載略與吳越春秋同。蓋雜採諸書而成。故往往有異文駁義。如伍胥又以爲申胥。逢同又以爲馮同。類參錯不一。康行事無所考。然由此書以想其爲人。蓋其生適當雲集龍闕之時。負其奇氣。欲有所試。而卒不爲人用。故無所表見於世。乃借胥、倪、稱、蠡之事。會萃增益之。以發抒己意云爾。雖其自言欲竊附於春秋。而實不離乎短長家之餘習。其文奇而不典。華而少實。且亦多庸獵煩複。蓋其辭又出國策下矣。予偶得明張佳嗣校繫本。後又得吳琯本。相參校。吳本有脫文。張本皆就其闕補之。至不能補者。乃作一方闕。予意所脫必不止是。吳本僅空一字者。乃轉寫既久。失其所脫字數故耳。不當僅作一方闕於中也。乾隆十六年五月三日識。

越絕外傳本事第一。越絕荆平王內傳第二。越絕外傳記吳地傳第三。今本次第如是。然案本事篇以

越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爲問。其末篇又云。始於太伯。次荆平。次吳人。次計倪。次請羅。次九術。次兵法。終於陳恆。是皆以太伯爲第一。案吳地首稱太伯。當卽此篇。然今本次在第三。其下次序皆不相應。豈爲後人所貿亂歟。

其最無理者。如稱舜用其仇而王天下。仇者舜後母也。鄙倍至此。他如論堯。舜不慈孝。皆不可訓。舜不聞有兄。獨此書稱舜兄狂弟傲。可以廣異聞云。舜後母下或當有弟字。但有庠之封。在有天下之後。與所言亦不合。

中興館閣錄續錄跋 丁酉

古人居其官則思舉其職。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余雖忝竊清華。而當其時不能多購書。若洪氏之詞家譜。苑羣書。亦解組後所傳錄也。今又得此書。復校而錄之。年六十有一矣。玉堂天上。余之徘徊慨想。情有倍深於歐公者。顧不能成一書。以頌慶本朝列聖恩禮之盛。常用內疚。秀水朱竹垞氏有瀛州道古錄。亦未之見。此書宜在所取材者也。卷或脫亡。篇第疑亦有顛錯。無所取以補正。游侶楊万里之名。自是本來如此。他人則有作似作萬者。而此二人獨不爾。可據之以正宋史也。

書鈞礪立談後 丁酉

此書南唐國亡後記其興衰之概。不知何人著。或云是史虛白。其自序云。叟山東人。清泰中。隨先校書避地江表。父子皆不以進取爲念。書中有云。山東有隱君子者。與韓熙載同時南渡。以說干宋齊邱。齊邱引以見烈祖。擢爲校書郎。不能用其言也。於是放意泉石。遂卒不仕。此殆卽其先人歟。是書於忠佞功罪之

迹可稱實錄。徐鉉等撰江南錄。諱潘佑之死以妖妄。叟雖未見其書。而疑其必有曲筆。爲書佑以直諫死。使後之人不信其謬悠。其用意抑何至也。序云得百二十許條。今計之祇三十條。然要領已無不盡。且相傳止一卷。未必本書多於此三倍也。曹氏刻本多譌脫。此本爲何小山所傳。較完善。因傳錄之。

夢梁錄跋 丁酉

宋南渡。以臨安爲行在所。其後乃遂安於是也。朝廷之儀式。與夫里巷之風俗。日增月新。殆將跨汴京焉。是書爲錢唐吳自牧著。當宋社已屋。而爲之追述其盛。題云夢梁。意可見矣。序無紀元。而但書甲戌。若在咸淳。則故都尙無恙也。閏一甲子。則當在元順帝時。斯時元之爲元。不猶夫宋之季世也哉。汴亡而夢華作。其地已淪異域。孟氏特仿像而得之。今茲所紀。則皆耳目所素習者。鑑虛不移。井邑如故。凡夫可欣可樂之事。皆適成可悲可涕之端。作者於此。殆有難乎爲情者焉。浙江通志載此書十卷者。非全本。今從蘇州吳伊仲秀才翊鳳處。借得此書二十卷。乃足本。令人錄而傳之。脫誤尙多。惜無別本參正云。

書歸潛志後丙申

此書記金源人物文雅風流。殊不減江以南。卽一二諸語。亦多有可觀。讀者皆知愛之。余謂京叔際危亂之時。國亡之後。幸而完歸。追述交游聞見。以著爲是書。脩金史者。亦頗取裁於是。乃其論一代之盛衰。與其所以亡者。實爲確當。可爲後來之龜鑑。其言曰。章宗政令脩舉。文治爛然。稱極盛矣。然文學止於辭章。不知講明經術。爲保國保民之道。又頗好浮侈。崇建宮闈。外戚小人多預政。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

所好故上下皆無維持長世之策此所以啓後嗣之弱也噫金之盛衰相倚之幾此數語者實盡之矣又自言絕喪亂後乃識溫飽安逸之味斯言也亦可以醒人人誠能知此則躁擾之胸可平而奢競之緣亦無不可淡矣真閱歷有得之言哉錄竟因爲識數語於簡末

兩漢刊誤補遺跋甲午

曩余讀漢書見監本所載宋人校勘語大率淺陋居多甚有鹵莽滅裂不考原委不究體勢於本無可疑者而亦疑之刪改憑臆傳布至今館閣有考證之作駁而正之未盡也余嘗思前人豈無見及此者今得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讀之而不勝躍然喜也吳氏自以後進不欲斥言前輩名公之失而曰補遺不曰糾繆此其用意良厚於劉氏離句之誤則曰或傳錄使然蓋雖辨駁之中而仍不失謙退之意其所徵引鑒鑒皆有據依又可通於他書蓋不僅史漢之功臣三劉之爭友也惜重校經籍刊刻時未及見是書故所載一仍監本之舊而於此書未嘗稱引及之世之知此書者絕鮮余乃今見之始知後人果不可輕量前輩也所借本多譌字余稍爲正之而後錄之儻與我有同好者欲爲傳鈔余不敢靳至斗南出處已見秀水朱氏跋中茲不復及云

新唐書糾繆跋辛卯

此書言新唐書之脩也其失有八誠後代作史者所當鑒也中間糾正書事不實體例不當處固難爲歐宋解然亦有率意抨擊絕不細審其前後語意者今略舉數條於此如武惠妃謀陷太子瑛張九齡執不

可。時九齡已爲相妃故但說以宰相可常處不云宰相可得也。太子之廢在九齡罷相後故云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句不復與上文相承遂譏云太子竟廢死安得云無患哉此誤糾者一李栖筠傳有方清阻亂一節吳氏譏云栖筠是時爲常州刺史且無討伐之職而方清自是蘇州土豪依阻鄱歙詔自委李光弼討平與栖筠無所干預何爲乃見於其傳乎此當載之光弼傳也案此亦吳氏不細讀下文之過此段乃事之緣起非正敍方清也案栖筠傳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下云會平盧行軍司馬許杲恃功擅留上元有窺江吳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卽拜栖筠浙西團練觀察使圖之此其所以載栖筠傳也方清之亂帝特使光弼分兵討之許杲卽其所遣之人矣光弼並不自行何云當載光弼傳乎此誤糾者二又張孝忠子茂宗詔尙義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爲子親迎卒於京師遺言勾成禮此情事本極明白吳氏乃誤疑亡者爲孝忠前妻其入朝者爲後妻旋又疑亡者未久而孝忠不應卽娶朝廷亦不應以妻待之史官亦不應以妻書之謬悠可笑此誤糾者三亦有因一字筆誤過於辭費者如李泌辭大學士云張說爲之固辭至崔圓亦引說爲讓而止此皆泌之言也引說誤寫引泌吳氏遂疑其脫字必多全不可考卽明知其誤如蕭嵩代張說因與李銳文相涉說字亦誤作說而吳氏糾之凡三百八十餘字不太辭費乎然其論之正者則固未可沒也余初借得本其序文首一葉不知何人僞撰後又借得完本乃從海虞趙開美校刻本影鈔者序及表皆完然末卷柳宗元傳以下六條失其本文復雜取他卷中已見者綴其後余故薤

之俟他日讀新唐書案吳氏之目以尋之或尚可得也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庚申鬯菴盧某書

後得吳中舊鈔本

全補

咸淳臨安志跋丁酉

始余之鈔是書也不得善本求之他氏亦復然更一二年間友人鮑以文氏乃以不全宋刊本借余向所闕六十五六十六兩卷獨完然具備余得據以鈔入雖尚闕第六十四第九十及最末三卷然視曝書亭所鈔則已較勝矣宋本前有四圖但字已多漫漶余請友人圖之其依俙有字跡而不可辨者余以方圓識其處又校對其文字異同始知外間本刪落甚多顧力不能重寫則以字少者添於行中字多者以別紙書之綴於當卷之後且注其附麗本在何處庶來者尚可考而復焉噫世間之書若此者多矣書賈圖利往往妄有刪削以欺人其流傳甚易真本益微矣古人以讀書者之藏書爲最善其不以此也夫

嘉泰會稽志跋甲午

會稽志二十卷以陸務觀序考之當時郡大夫與鄉之人士共事於斯而始終之者通判施武子宿也務觀亦與焉余旣鈔得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因并鈔是書爲其無別於後來諸志本其書成之年標其目曰嘉泰會稽志猶臨安志之稱咸淳也武子嘗注蘇詩高出王龜齡之上至今學者重之務觀文筆尤爲南渡宗匠此書詳簡得中紀敍典核臨安志尙有諂權姦揚己績之失而此無有要非施爲主而佐之以陸不能鑒裁精當若是武子嘗知餘姚縣脩捍海隄此當直敍其事使後來者可圖其繼不可與自功者一

視文弨先世由餘姚遷杭州故於此二志尤鄉邦文獻之所繫不敢不惓惓焉又梁國張淏有續志八卷今書後僅載其序而其書不可得見仍當訪求補錄以還舊觀此外郡之隸吾浙者尙有九考之於宋志嘉禾者有岳珂志吳興者有談鑰志四明者有羅璿志赤城者有陳耆卿志東陽者有洪遵志信安者有毛憲志新定者有錢可則志永寧者有陳謙志栝蒼者有樓璛其書或在或亡不可悉知儻或得見猶當傳錄之近代所脩皆詳於今而略於古則欲知古者於舊志曷可少哉乾隆三十九年歲在甲午冬至前一日書

蠻書跋 戊戌

蠻書十卷唐安南經略使蔡襲從事樊綽所錄以上進者也凡管內山川道里以及詔賈等種族事迹風俗物產一一可考其書久失傳四庫館新從永樂大典中鈔出以行世乃得見焉嘗謂夷蠻爲患未有不由中國失撫馭之所致也綽以一從事而明日張膽敢歷舉前政之失以上聞可不謂忠於爲國者哉其言曰自大中八年安南都護擅罷林西原防冬戌卒以致洞主李由獨爲蠻所誘乘聲而起又言李象古李涿相繼誅剝令生靈受害又言數年之閒常州鎮釐革南詔入朝人數郵傳殘薄以致入寇本使蔡襲全家并元從悉殲賊所縛亦中箭攜印浮水渡江其長男韜及家屬皆陷蠻縛之進此書也實望廟堂鑒前轍而籌長算焉實亦後世之所當奉爲蓍蔡者也此書多脫誤雖略爲是正而無別本可對意終歎焉然如閻羅鳳之世次則可以正新唐書之誤云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八日坐可怡亭書

書西藏見聞錄後甲子

西藏古吐蕃地也。唐宋迄明叛服不常，獨向化於我朝最早。百四五十年來恭順不替，列聖之所以攘其寇害，卽其患災而休養生息之者雖在萬里若門庭。然雍正閒懲準噶爾之擾，使大臣良將鎮撫之。峽江蕭君名騰麟，以韜鈴成進士官川北乾隆二年以副戎移駐其地之所謂槎木多者蓋西藏之門戶也。治軍暇爲詳紀其土地物產風俗之殊異，爲二十門以括之，名曰西藏見聞錄。令嗣錫珀梓行於世，頃以示余。昔漢班勇威行西域，而其所記諸國事迹，范史卽本之以爲傳。君之書其不然乎？然余獨於書中見君澤及枯骨一事，爲之慨然感肅。然頌君之仁焉，其俗人死刑剝剔之，屑和之以臘犬。此猶必有財者方能使人爲之貧者，則棄之溝壑。君至募番人拾二十餘箇瘞之高阜以後月一行之在鎮五年所瘞不知其數。始則土人相駭以爲異事，君導以天性之愛，聳以律法之嚴。久之其人意惻惻亦若有動者。迨君之去，若失慈父母然於戲君不以異俗難化鄙其民而欲以王道漸移易之此其運量爲何等也。軍旅之治斥候之謹不足以盡君卽文墨之兼優者亦豈足以爲君譽哉。嘗思人性不甚相遠而每囿於其習苟能動之以天良示之以禮教不必聖人而始化也。在昔邊徼之地若交趾九真之在漢時固亦不知禮法自錫光任延爲之守而俗一變。史以爲領南華風自二守始。君以武臣能上體聖天子仁覆罔外之德意引其孝慈惻隱之善性而陰消其鷙悍之萌。此其識甚大而遠而綏輯底定之功乃在於無形也。使當二守之任豈不能爲二守之所爲哉。余故表而著之使來者知所慕焉。

水道提綱跋丙申

此書天台齊息園先生所著也。先生名召南，字次風。乾隆元年中博學宏詞科，入詞林，命課諸皇子讀鑒。馬骨幾折，以禮部侍郎致仕。主浙江敷文書院講席最久，以族匪連逮，訊明釋歸，未幾卒。此書二十八卷，先海而次及諸水，於諸水先經流而次及支流之巨者，至支中之支，則附見焉。自畿甸暨天下郡縣藩衛，凡聲教之所通者，罔不尋源訖委，秩然具列，兼以度之東西，極之南北，較其差數，則尤爲易考也。昔鄭漁仲謂志地理者，必以山水爲主，以郡縣可更而山水不易也。然水之性容有不常者，加以名稱古今各別，非確然有證者，固亦不能定其爲卽古之某水也。是書支分條析，絲聯繩貫，有證者實之，無證者疑之人，以爲先生第取各郡邑志而輯綴之，然其中亦有正郡邑志之誤者，則歷代之史與夫諸家地理之書，固不參考可知也。至其兼天以言地，則更出於漁仲所見之外矣。第臺灣在閩海外，而先生敍次稍不如粵東瓊郡之詳，則亦似尙有當補者。至於蒙古部落等名，新有更定，先生不及知之矣。他如僧哭勒河，當爲僧枯勒河，哭路鄂模當爲庫路鄂模，諧音取字，宜有趨避，不便襲用舊文。至書中有番字，當卽皋字之省文，集韻有峩字，又有駢字，當卽站字之俗體。皋字亦字書所無，古但作奧，而今吳越閩廣閒或加山或加水，見於名人著作者，不一而足。故今亦不得而削之。今人名傳置之處曰站，亦非古訓。然駢字實未經見，字更有或脫或譌，以余所知者，增正十餘處。是書聚於其門下士浦江戴君兄弟殿海、殿泗以其本貽余，故得而卒讀焉。若戴君者，可謂不負其師者與。

書徐霞客遊記後丁酉

霞客遊記楊文定公有手鈔本余前在江陰其家以臨鈔副本畀余置之篋中不暇竟讀也今年徐之族孫筠嶧鎮刻成十大冊各分上下又以貽余余老矣無能偏游宇內名山大川聊以此作臥游是不可以不讀霞客性好奇誠未免太過而能見重於黃石齋有某鄉官欲與之相見知其魏闇黨也避不往莫曾據歸順鎮安兩土司之地而慨當事之姑息貽惠又覩彌旬之強有深慮焉則其負性直介而又非全闕經世之務徒爲汗漫遊者比此記所遊歷直書卽目非有意藻繪爲文章也知言者亦正以其真而許之然大約類形家者言爲多霞客之遊裏糧無多屢瀕於困而迄獲濟疑若神助其記巡按官一遊洞而居民受科斂之患費金二百山水之趣誠非高牙大纛者所可兼而有此又在位者所當聞而知戒也筠嶧合諸本相讐校洵善矣而繡梓尙未盡工緻也卷之前元本閒有摺敍其所歷以爲提綱者今刻本去之似少眉目難足山志中諸詩及石齋諸公之詩凡鈔本所有者似亦非後人所當削也削之則仍非全書矣余故仍以楊氏所貽之鈔本爲善本云

城東雜錄跋丁酉

吾杭人也旣冠卽客遊不能久居於杭親炙鄉前輩之餘論又無暇網羅遺文墜事以備一鄉之典故今忽忽老矣意殊慊焉此城東雜錄二卷乃厲樊榭徵君之所輯也徵君居東園在杭城之東故所錄亦因以爲斷吾祖居在東里坊其北則艮山門其東南則慶春門於東園最相近桑弢甫先生之居在焉先君

子從幼往來里人有雙先生之稱後之人有續錄者亦可以爲東城重矣吾祖居卽所謂數閒草堂者也今吾弟居之而吾終年旅羈宅猶未卜憶曩從弢甫先生客中讀杜詩至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之句悅然卽東園風景也故鄉殊可念倘有惠我買山貨者吾其就東園以終老乎

書錄解題跋丙申

直齋陳氏書錄解題二十二卷四庫館新從永樂大典中鈔出以行其持論甚正如顏氏家訓以其崇尚釋氏之故不列於儒家又以前志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等書皆充樂類與聖經並列爲非當入於子錄雜藝之前又言白玉蟾輩何可使及吾門其人殆棱棱嶽嶽識見大有過人者不獨甄綜之富考訂之勤也陳氏名振孫字伯玉湖之安遠縣人嘗倅莆田宰南城守嘉興台州端平中爲浙東提舉治會稽是書中一一可考見馬貴與旣取其書以入通考而不用其言顏氏家訓仍列儒家樂府雜錄羯鼓錄仍列經部而目錄一門又不將陳氏此書載入其能免於紕漏之譏乎乾隆己卯余讀禮家居友人見示此書僅自楚辭別集以下而其他咸缺焉乃秀水朱氏曝書亭鈔本也今距曩時十八年而始見全書殊爲晚年之幸陳氏未嘗入館閣僅據其所見以爲是書故卷數或多或少不必盡合於國史又董氏讀書志有袁本衛本之異通考所載乃衛本而海寧陳氏所梓者乃袁本又通考有元至大間本本朝有武英殿本兩者皆勝他本今校者似但据俗間本也余客居鍾山幸以課讀餘閒少爲補綴幾自忘精力之不逮前矣

此書外間無全本久矣。四庫館新從永樂大典中鈔出，分爲二十二卷。余旣識其後矣。丁酉王正復得此書子集數門。元本於知不足齋主人所。乃更取而細訂之。知此書唯別集分三卷。詩集分兩卷。而其餘每類各自爲卷。雖篇幅最少者亦不相爲聯屬。余得據之定爲五十六卷。元第詩集之後。然後次以總集。又章奏。又歌詞。而以文史終焉。其他次第。並與館本無不同者。其雜藝一類。校館本獨爲完善。余遂稍加訂正而更鈔之。余自己卯先見集部元本。越十九年而更見子部中數門。則安知將來不更有并得經史諸類者乎。取以證吾所鈔者。庶有以明吾之不妄爲紛更也已。



#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

跋三

書荀子後丙申

曩余於乾隆四年以事羈餘姚寓周巷景氏東白樓中抽架上有楊倞注荀子一書遂手鈔之爲巾箱本。諸子自老莊外唯此爲得之最先也。世之譏荀子者徒以其言性惡耳然其本意則欲人之矯不善而之乎善其教在禮其功在學性微而難知唯孟子爲能卽其端以溯其本原此與性道教合一之義無少異矣然而亦言忍性則固氣質之性也又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則在孟子時固有執氣質以爲性者荀子不尊信子思孟子之說而但習聞夫世俗之言遂不能爲探本窮原之論然其少異於衆人者衆人以氣質爲性而欲遂之荀子則以氣質爲性而欲矯之耳且卽以氣質言亦不可專謂之惡善人忠信固質之美者聖人亦謂其不可不學學禮不徒爲矯僞之具明矣荀子知夫青與藍冰與水之相因也而不悟夫性與學之相成也抑何其明於此而暗於彼哉然其中多格言至論不可廢也余後得版本不甚精曾以他本校一過今年得影鈔大字宋本後有劉向校錄奏一篇并其篇目在未經楊氏改易之先最後兩行一題將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一題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此當在宋英宗時奉勅校定者寫極工楷而譌錯亦復不

少然以校俗閒本則此本字句尙未經改竄余亟取以正余本之誤蓋十有八九焉向嘗疑王深寧詩考引荀子與今本多不合至是始釋然知王氏所見之本即此未經後人改竄之本也議兵篇有而順暴得勇力之屬句注雖依文爲解然相其文勢似不當爾江都汪容甫謂其上有脫文下有爲之化而原爲之化而公等語則此亦當是爲之化而順其上文則無由知之矣宋本分章處俱提行於大略篇獨否此則當倣前例爲之離絕者也歲月如流迴憶三十八年前事若在夢境而白髮明燈手此一編摩挲探討不自意得見善本疑若有鬼神爲之賜抑何幸歟

書校本賈誼新書後己亥

新書非賈生所自爲也乃習於賈生者萃其言以成此書耳猶夫管子晏子非管晏之所自爲然其規模節目之間要非無所本而能憑空撰造者篇中有懷王問於賈君之語誼豈以賈君自稱也哉過秦論史遷全錄其文治安策見班固書者乃一篇此離而爲四五後人以此爲是賈生平日所草創豈其然歟脩政語稱引黃帝顓頊堯舜之辭非後人所能僞撰容經道德說等篇辭義典雅魏晉人決不能爲吾故曰是習於賈生者萃而爲之其去賈生之世不大相遠絕可知也此乃漢魏叢書中本近借得前明兩刻本一是宏治乙丑吳郡沈穎刻本校者爲毛斧季又一刻本雖無沈穎名而其實即是沈本爲之校者吳元恭也兩校皆據宋本是正今觀宋本科段字句有絕佳者而譌脫處亦致不少兩君一無持擇疎矣又有明正德年一刻本題爲賈子與宋本相出入有欽遠畱者合郴陽何燕泉本長沙本武陵本而爲之審定

以去非從是其勤甚矣而義亦不能盡得其間有爲後人出己意增竄者誦之頗似順口而實非也余殫旬日之勞合三本以校是書其不可讀者不及十之一焉有所因則易見功也宋以前所增竄者疑亦不少此則不敢去恐其謬穢及米也捨宋本而從別本者著之意有疑者亦著之若專輒而改舊所傳則吾豈敢乾隆四十有四年冬至前四日書

李軌注揚子法言跋 王子

今俗間所傳五家音註法言本雖以李軌爲首而以法言每篇之序升之章首則依宋人宋咸所更易非復子雲之舊矣夫序在卷終史記漢書皆然李本獨未殺亂可貴也文弨於乾隆乙巳借得江寧嚴侍讀道甫本乃李氏一家之注不爲俗本刪易因亟度於家書閱八年復假江都吳太史澄埜續漢本覆校始能自信無誤矣其書有何氏義門跋云絳雲樓舊藏李注揚子法言序篇在末卷未淆本書次序後轉入泰興季氏又歸傳是樓康熙己亥心友弟偶獲見之雖校譌字寄至京師冬日呵凍自校此本他日餘兒苟能讀之乃不負二父殷勤訪求善本以貽後人之意也閱此跋乃知此書流傳本末余今年七十有六矣目眵神昏而復自力爲此亦不專望於子孫第使古人之遺編完善悉復其舊俾後之學者亦獲得見完書於余懷不大憾哉

書鶴山雅言後 丁酉

此宋稅與權異甫記其師魏文靖之言也卷軸雖無多而釋經析理正文字考制度亦略備焉異甫又錄

文靖與袁蒙齋書之語於篇端。謂學人驚於高遠者。則惟以直指徑造爲能。溺於卑近者。則又但以記誦辭章爲事。必合內外貫精粗始可以言學。觀此言。可以知文靖一生爲學之大旨。讀此書者。亦可以推類而自求之矣。余從吳門朱氏借得元至正年金天瑞梓本。字極精楷。而錯誤不免。因以所知者略訂正而錄之。版舊藏鶴山書院。余嘗按試靖州過之。想先生之遺風。而求其書。則舊版已亡。惜乎。當其時不能得是本。而爲之翻梓。以迪此邦之士也。

荷亭辯論跋 乙未

往時見章楓山與東陽盧正夫書。議其著論之失。私亦疑其用意過當。或有未純。近乃得荷亭辯論觀之。始知其覃精研思。實有灼見。唯理之至是者爲歸。不輕徇古人。此乃其所以深信古人也。百年前蕭山毛氏立論。務與朱子駁。幾於戟手裂眦相向。微論其所言非也。卽其氣象已迥與儒者不侔矣。前輩山陰沈徵君冰壺清玉。尙沿其餘風。余嘗微諫之。徵君大笑而起。朱子之視聖人。固當不同。謂其言一無可議。是無所用其思者也。因一二未安。而遂并疑其餘。夫豈可哉。此書論經。而兼及古今之事績。往往多創獲。讀之犁然有當焉。間有與朱子異者。夫非好爲異也。反求之。而實有所不愜云爾。此書明史不載。儒者亦鮮傳。余從同邑宗人信波解元。溯生處鈔得之。以爲如此。庶無嫌乎爲異。且恐世人尊朱太甚。一聞有異同。便以爲必無可採。則深昧作者之意矣。余故欲訖夫好學深思之士。而與之共讀焉。毋使徒爲不知者詬病云。

書學部通辨後己巳

此書別朱陸之學之異，較然明白。學者熟觀之，庶不爲曲說所誤。夫人而欲爲陸氏之學，亦第守陸氏之說可耳。而必曰朱子亦若是何居？蓋箕墩、陽明諸人，雖陸氏是宗，然亦知朱子之不可攻也。不可攻，則莫若借以自助。於以搖蕩天下之學，朱子者使亦頹首以就吾之範圍，而莫吾抗。若曰：子之師且不吾異，子獨焉異之？陸氏之學之所以盛，實由於此。而朱子之學幾絕。自此書出，知二家之學必不可強同。陸氏之學，實出於禪。蓋終其身弗變也。而朱子則屢變而始定。故有始同終異，絕無始異終同。觀其援據詳確，爬抉底蘊，而陸氏之爲禪也，信然。吾怪夫人之惑，固有不可解者。近時人又有爲陸子學譜，及朱子晚年全論，朱子不惑錄等書。不過復襲程、王之唾餘，而少變其說。以爲朱子晚年，其學與陸氏合。其論與陸氏異。此語更齷齪不足辨。顧反痛詆此書，無知之人道聽途說，是誠何心哉。

書鶴冠子後庚辰

鶴冠子十九篇，昌黎稱之柳州疑之。學者多是柳。蓋其書本雜采諸家之文而成。如五至之言，則郭隗之告燕昭者也。伍長里有司之制，則管仲之告齊桓者也。世兵篇又襲魯仲連遺燕將書中語，謂其取賈誼鵠賦之文，又奚疑？近迭篇載龐子問聖人之道何先，曰：先人。人道何先，曰：先兵。噫！此可謂知道乎？彼所稱詖淫詐遁者。亦襲孟子語殆不能自免矣。

書陸農師解鶴冠子後丙申

鴟冠子其人蓋生於末世而明於情事之變者也。故其言曰：以利爲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嗚呼，何其辭之蹙也！又曰：萬賤之直，不能橈一貴之曲。此言其勢不足以相勝也。然嘗謂君子者，亦自行其志而已。奚論小人之愛憎乎？我哉！帥可奪也。志不可奪也。以勢而言，賤固不勝貴矣。然理之至是者，自常伸於天地間，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如鴟冠子者，蓋徒見其末而不循其本者也。宋人黃東發斥其聖人貴夜行一語，此又不可以辭害意也。此卽中庸言不見不聞之意也。若其所謂無欲之君，不可與舉者，乃大謬爾。陸農師解是書，能增成其是，而不回護其非。其於小學功尤深，故往往有依字形立解處，最爲釋書之善。然泰鴻篇云：物之始也。湧湧至其有也。錄錄俗本湧湧作傾傾，陸便望文爲說云：傾傾未正之貌。不知泰鴻取元氣鴻蒙之義，自當以湧湧或鴻鴻爲是。陸解非矣。頃因江都汪容甫向余借觀是書，遂順取翻閱一過，而後郵之。其字下注或作某者，多卽其字之古文云。

聚珍版本鴟冠子書後丁酉

陸農師注鴟冠子，余已爲說書其後矣。今年鮑君以文以武英殿聚珍版本贈余，余覆閱一過，與余先所得本無甚異。其博選篇云：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樂嗟苦三字本缺，校者謂據他本增入。案陸注云：樂則嗟之，苦則咄之。其語頗與正文相合。然余向見宋人黃東發日鈔載此句，則是謳籍談咄，不謂樂嗟苦咄也。又王鉄篇云：家里用提。注引公羊傳提月者，僅逮此月晦日也。提今刻作提。校語云：提一本作提。今本公羊傳亦無提月之文。余按徐堅初學記晦日條下引公羊傳，正作提月。是陸氏所見，尙與唐時本

不異今本公羊乃作是月後人將反以提月爲誤矣又其罪有司而貳其家本注有其人爲首其家爲貳八字今本無之又參於兩閒四字本注在天子執一以居中央下而今以爲正文又天權篇注引列子亦微有更動不似元文至凡一本作某字云云者此非農師所加其中有絕無義理者大可刪去館閣新出書余力不能購今僅有此當寶而藏之

鬼谷子跋 甲寅

鬼谷子小人之書也凡其捭闔鉤筭之術祇可施於閹君耳其意欲探厥意指之所向從而巧變其說以要結之使得親悅於我膠固而不可離千古姦邪之愚弄其主者莫不如是彼豈待教之而後知學之而後能哉其用術一一與此書闇合未必皆見此書也來鵠有云捭闔飛筭實今之常態不讀鬼谷子書者皆得自然符契也茲言信矣及觀其施於常人亦必在於昏邪庸怯之輩其言曰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淫僻以道爲形以德爲容貌莊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卻而去之觀此言是亦自知其術遇正人而窮也又其抵巇篇云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此非遇明君治世所挾之術皆無所可用乎夫古大臣之立朝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耳焉有務爲固結之術如此書所云者故曰此小人之書也或問曰如此則是書何以不毀曰凡夫姦邪之情狀畢見於斯爲人主者不可不反覆留意焉庶幾遇若人也洞見其肺肝然彼欲以其術害我而我得以逆折之是助上知人之明也何可毀也吾甚惜其方寸之間神明之舍惟詭譎變詐之是務而終不免於窮亦何苦而爲此孟子云爲機變之巧

者無所用恥焉。正若人之謂矣。且其術亦有至淺至陋而斷不能轉移人者。如遭淫酒色者爲之術音樂之可悅。謂足以移其所好。夫聞正樂則唯恐臥。安可以此語之。必將說之以靡靡之樂。庶或動之。靡靡之樂適足以助其情欲耳。其術不更疎乎。是書余年家子江都秦太史敦夫思復。曾依道藏本繡梓爲校。一過今年甲寅始見錢遵王手鈔本。乃知藏本之譌脫不可勝計。內捷篇內至脫去正文注文共四百十有二字。余亟借以補正之。噫。若使無此本。不卽以藏本爲善本哉。校既竟。因爲書其後。

書韓非子後 丁酉

商韓之術。用之使秦強。不知正乃所以速其亡也。今當聖道大明之日。其說之謬。夫人而知之。固不待於禁絕。若非之辭辨鋒銳。瀾翻不窮。人以其故尤愛之。非之於說。固其所專攻也。如內儲外儲等篇。猶今經生家所謂策目。預儲以答主司之間者耳。是本爲明趙文毅校刊本。遠出他本之上。余向借之北平黃崑圃先生。後先生以歸余。乾隆丙子以凌瀛初本校一過。閱二十一年。丁酉借得馮已蒼所校張鼎文本。乃以葉林宗道藏本。秦季公又元齋本。并趙本合校者。因覆取參對。改正甚多。張刻本固不佳。然其晦滯驟難曉處。轉恐似本文。趙本。凌本。乃文從字順。安知非後人不得其解而以意更定者乎。注傳爲李瓚作。不能盡知本意。稍涉奧僻。便置不說。頃讀八說篇。有云。升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趙氏疑當如左氏所云。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之百解。余以荀子議兵云。魏氏之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軸帶劍。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以解此方。合馮氏於崇禎戊寅一年中。閱此書四過。余隔

廿一年乃再閱。遠不逮矣。

書呂氏春秋後庚辰

呂氏春秋一書。大約宗墨氏之學。而緣飾以儒術。其重已貴生。節喪安死。尊師下賢。皆墨道也。然君子猶有取焉。秦之君臣。曷嘗能行哉。獨墨子非樂。而此書不然。要由成之者非一人。其近墨者多也。漢志謂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清廟明堂也。此書十二月紀。非所謂順四時而行者歟。則漢志之言信也。孟子尊孔子。斥楊墨。書中無一言及之所稱引者。莊、惠、公孫龍、子華子諸人耳。世儒以不韋故。幾欲棄絕此書。然書於不韋固無與也。以秦皇之嚴。秦丞相之勢。而其爲書時。寓規諷之旨。求其一言。近於揣合。而無有此。則風俗人心之古。可以明示天下後世而不怍者也。世儒不察。猥欲并棄之。此與耳食何異哉。

書子華子後丙申

舊相傳以爲晉人程本所爲書。名程子。後更題爲子華子。凡十篇。謂其人卽孔子傾蓋與語終日者也。劉子政校其書而悲其不遇。宋人黃東發乃謂是豈有遇世之正學哉。余謂黃氏於其書。蓋未嘗觀其深也。故其所取者。特辨黃帝無鼎成上升之事耳。此則應仲遠、王仲任輩皆能知之而辨之。何足以重子華子。余獨取有道之世。因而不爲責而不詔二語。非深知治天下之大體者。焉能作斯語哉。因而不爲。故在上無妄作之患。責而不詔。故在下無阿意之弊。所欲與聚之所惡與去之。因而不爲也。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責而不詔也。君相之大道。備於斯矣。是人也爲政。其庶幾成王道也歟。劉向悲其不

遇是也。而黃氏謂其不然。其所見之淺深固不同哉。若其文辭之蔚然可觀。抑末也是書無他本可校。余以意定正數字。且疑最後二章類六朝人所傳益之者。後有讀者其審諸。

崔豹古今注書後 辛未

伏侯古今注見於史漢注中。今其書已逸。惟晉崔正熊書傳爾。首輿服。次都邑。次音樂。次鳥獸。次草木。次雜注。次問答釋義。凡八篇。舊止一卷。今本乃三卷。其與服篇可與司馬紹統之續志相參考也。服輿  
志云。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緝、緜。淳黃圭。長丈九尺五寸。五百首。崔書作長二丈九尺九寸。  
案下諸侯王二丈一尺。則天子不僅長丈餘可知。又綬者加特也。崔書作特加也。皆可以正續志之誤云。  
此書卷帙甚約。而脫誤頗多。後又有一書。名中華古今注。太學博士馬縞所集。其序云。昔崔豹古今注。博識雖廣。迨  
有闕文。泊乎廣初。莫之聞見。今添其注以釋其義。目之爲中華古今注。勒成三卷。稍資後學。請益前言云爾。縞蓋唐時人。觀其所增。不過數事。而其書之脫誤。殆有甚焉。其次第亦昔更易。又獨不載崔書草木一篇。未審何意。又如乘輿卽天子之稱。而縞以爲天子乘輿之制。其所添注。若魯陽揮戈。烏鵲成橋之類。皆非制度所繫。又若改伍伯爲部伍。分莎雞促織爲二條。唱上乃行節。而誤以唱爲句。其書疎繆如此。不足別行。然崔書之脫誤。則藉以取正焉。且擇其續補者若干條。別爲一編。繫於此書之後。其序所云廣初。疑唐初之譌也。乾隆十六年五月九日識。

玉照新志跋 丁未

宋王仲言明清所著揮麈前後錄及第三錄餘話向俱鈔得之。唯玉照新志未見善本。今春過蘇州。詣吳

秀才枚士案頭適有此書乃秦西巖四鷹鈔之吳方山岫者凡五卷其分卷與明人祕笈中本六卷者不同非缺逸也前後亦有互易字句大有異同秦之外孫孫岷自江復以元人錄本對校之於是此書脫誤得補正十之七八矣余因假之至金陵清寫一本以與揮麈等錄同篋藏之向於詩話中見洪芻投竄海外而不悉其罪狀乃今於此書見之罪蓋不容於死者而僅從流徙當時之寬政如是然陳東歐陽澈與岳武穆翻不得其死何哉仲言又有投轎錄余尙未之見云乾隆五十有二年三月六日書

書東坡志林後戊戌

此書本謂之東坡手簡或謂之手澤而今所題者乃皆謂之志林此五卷單行者事各從其類頗便檢閱與全集中所載無小異也稗海本則有十二卷視此更多而不分類其次序先後不同論古一卷獨無之是皆從墨跡中掇拾而成者雖判語閒亦入焉以此知手簡之名之所由來也此皆安石碎金若論古則煌煌乎大文廟此殊不類余兩本皆爲正其誤字而以稗海本爲較善云乾隆四十三年十月旣望後二日書

湛淵靜語跋己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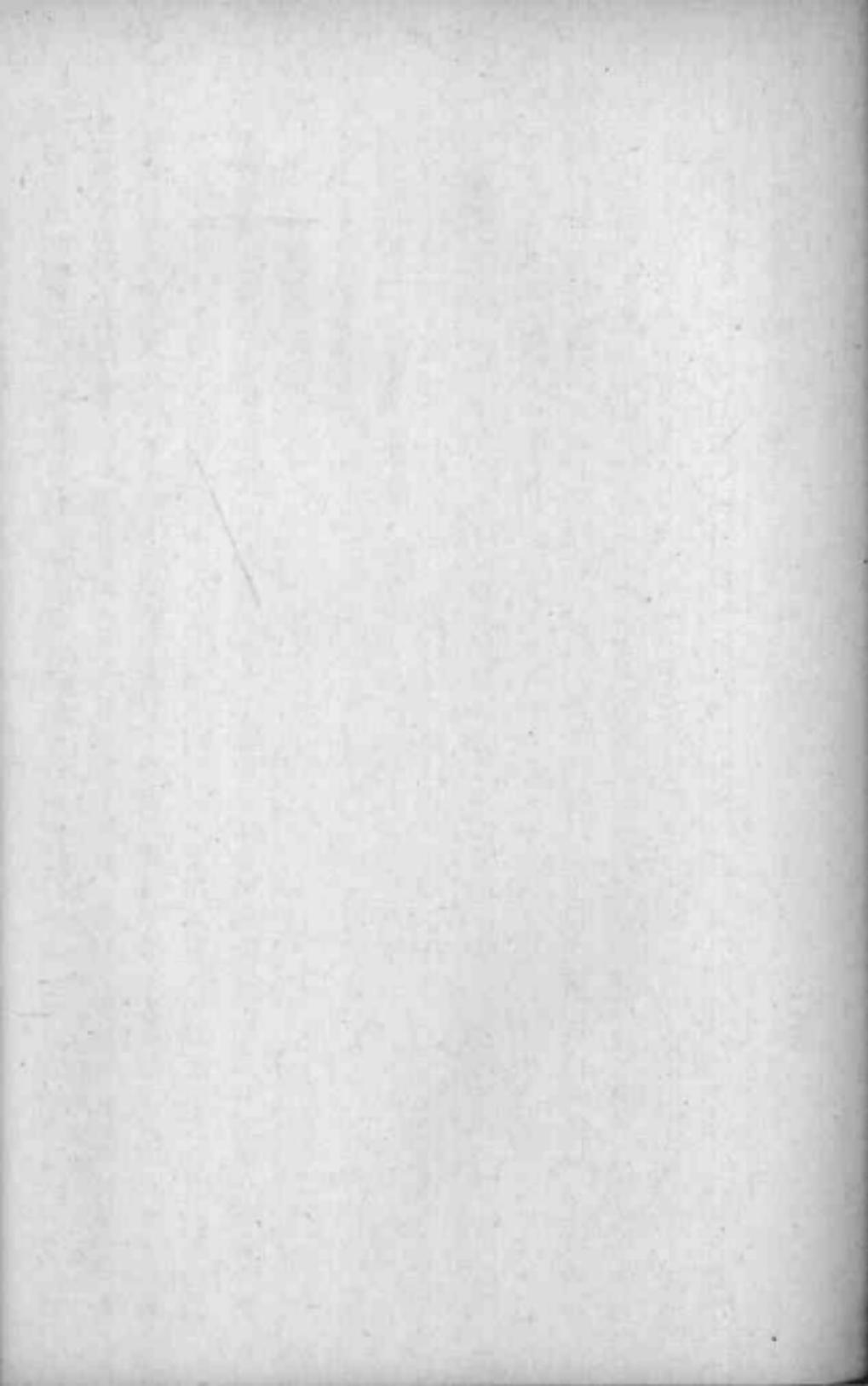
始余見白廷玉是書紙墨已刦敝文字脫爛致多斷續重是鄉前輩著作鈔而藏之篋中越三年從鮑君所借得一本書皆全唯序尚有闕文更一年復從鮑君所見一本并序文亦完好喜而錄之遂成善本何義門取其辨饒雙峰論洪範五行一條謂能獨抒所得余則取其言士當愛名謂人苟不愛其名則悖逆

很暴之事，欲爲卽爲矣。欲爲卽爲，雖嚴刑重戮，有所不禁。故春秋一書，正爲名教。使後之人恥惡名，慕令名，以相勸勉也。其言如此，有味哉！余謂人之惡夫名者，謂爲一事而以善自與，必將以不善歸諸人，故好名爲舉世所共嫉。自非然也。則名之在我，猶影之與形，實至則名歸，猶形端則影正也。使惡影之正彰於外也，而故毀容易行以求免，可乎哉？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易傳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記言欲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孝經言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屈子恐脩名之不立，古人曷嘗不重名也？無實之名，名不可好。從實之名，名不可不愛。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惡名歸之，有欲蓋而不得者。若快然自便，其苟賤不廉之行，而猶謂吾求免於好名之譏，是致人之鄙我，賤我，怒我辱我，而曰吾甚畏夫人之愛我敬我也。此豈可以欺童孺哉！行己有恥，恥則有所不爲。此卽謂君子之愛其名也。可吾安得起廷玉而一正之。乾隆己亥，十有一月十日，坐北樓書。

書真誥後 戊戌

脩練服食之事，吾不能爲也。家有此書，聊復寓目。其書事與史傳相涉者，頗差互不可攷。然吾於其中得要藥焉。其曰：念不宜多，多則正散。正散而求不病，猶開門以捍猛敵。此在吾尤爲對證之方也。志權勢，營財利，侈觀美，極奢欲，吾早已淡然不嬰於懷已。終日所營營者，惟在乎書策之間。壯年矢志，欲取十三經諸史而全校之，奪於人事，至今未畢。而年已耆矣，又經史外每見一書，輒披閱盡卷乃已。常有顧此失彼之懼，卽一書中牽引衆書甚多，是以千條萬緒，紛綸交錯，事有遺忘，每費尋檢。近來多病，常爲風寒所乘。

未必不由此也。雖然世短意常多。衆人皆有此病。其爲亡羊均也。吾寧讀吾書。終不願爲頑仙矣。乾隆四  
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書。



#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一

跋四

書北夢瑣言後戊函

富春孫光憲爲荆南高氏從事著此書凡二十卷紀唐及五代近事自云博訪於人未敢孤信三復參校然始濡毫所紀疑皆實矣然如鄭畋崔雍之事皆不與正史符會前後複見處亦時有參差所謂耳聞不如目見雖未掩瑕要不當因而集矢也其中可喜可愕之事甚多敍次袞袞亦由藻飾之工在稗官中固自成一家言雅雨盧氏得葉石君鈔本刻之叢書中以爲優於前明商氏稗海中本余今始取商氏本相比對乃知商本亦大有佳者其不知當時語意而妄改者間有之卽盧本亦不免也顧余十數年前偶繙太平廣記取以正此之脫誤更有出於兩本之外者倘有少年憲事者從而畢功更大妙也然就余所校已賢於舊本遠甚前罷官在京師日偶爲亡兒衷是舉唐人鉏禾日當午一詩以爲聶夷中作兒憚余不敢請退而詢北堂宏農君曰昔聞是李公垂作人以此卜其必相者得毋誤也余聞亦啞然不自憶前語之由來今觀此書實然余向者亦沿興公致誤也玉樹長埋瑤琴復絕不能粒起而告之掩卷之下蓋不勝其腹之悲已

侯鯖錄跋 辛丑

前題聊復翁德麟則著書之人也。德麟者宋宗室名令時太祖子燕懿王德昭之五世孫也。黃魯直爲宮教德麟受業焉與蘇子瞻同官潁州故其所交多一時名士後從高宗南渡襲封安定郡王紹興四年薨貧至無以爲殮宋史有其傳此書分上下兩卷而明商氏梓於稗海中者則爲八卷與趙希弁讀書附志所載卷數合蓋在當時外間或有二本傳者不同而以之相校則此本爲勝商本第五一卷全載王性之辨會真記事而演其事爲鼓子詞十二章全類俳優此書不載蓋本不當載也餘商本有而此本無者僅五條錄附於後商本譌舛甚多而舊鈔本亦復不免雖屢經校勘仍有一二脫誤不能強補者姑闕之然已大異乎舊所傳鈔本矣其商本余亦爲補正云

書廢史後丁酉

此書宋安陸王得臣彥輔之所著也僅三卷記其本朝君臣事跡頗可以資考鏡彥輔初受學於鄭介夫又嘗執經於胡翼之其師友多賢者故此書在宋人說部中爲最醇特其首記藝祖朝有聲登聞鼓求亡豬者此則出於流傳之言欲以見當時天下無寃民而不知非事理所宜有不記可也其言人之仕宦爲貧者多往往以所入之厚薄分美惡所相告語者輒以此噫宋當神哲朝其風氣已如此乎余從人假得虞山毛黼季校本自言得三本參校而以何元朗所藏爲最善黼季校此書時爲康熙辛卯年七十有五矣彥輔自序此書在宋之政和乙未年八十而余之校錄此書計年正值始生之歲是爲今上皇帝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也余方悼衰年已屆而於諸子百家之書猶廣愛兼嗜不能輕有割捨乃昔之著是書與

後之校是書者。其年皆過於余一星已上。余用此自慰。不復以空擲日力爲喟矣。此書有作四卷者。雖篇葉稍均。然非其本來也。故今所鈔。仍依三卷之舊云。

書石林燕語後戊戌

此書有正德元年。河南清軍御史楊宗文武。所編梓者。余取以校碑海之本。凡所缺且譌者。皆相若也。石林釋褐紹聖時。有列於朝。宣和五年致仕。卜居湖州弁山之石林谷。此所以爲號也。而說者乃謂出自天問。見陳振孫書錄解題夫焉有石林何獸能言之語。雖至愚者。不取以自寓。而謂葉氏乃本諸此。誠似不足辯。然吾嘗推其所以致人之言者。抑有由也。其自序此書云。孔子於虞仲夷逸曰。隱居放言。而公明賈論公叔文子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子曰。然。夫言不言。吾何敢議。抑謂初無意於言而言。則雖未免有言。以余爲未嘗有言也可。夫以孔子爲然。公明賈之辭。此猶爲讀書鹵莽之失。若其自謂有言。一如無言。則儼然位己於時中之聖。而忘其分量之所稱矣。且其生平以黨姦斥正爲君子所不許。故當世因其所自號。又卽其序之言。而用以爲譏。不然。人之號多矣。不皆原其所自。而僅見於石林。又獨迷謬其辭。以斯知有爲爲之也。陳振孫亦湖人。寧不知其鄉之有石林谷者。又其自序。陳亦必無不一寓目之理。乃舍而從天問。其微意可思也。其書言國家朝章典故。搢紳人物爲詳。而汪玉山、韓仲止之徒。亦復指摘其誤。然猶愈於草澤之傳聞矣。據其自序所云。則尙有滑稽諧謔之辭。於今殊不一二見。豈其子姓刪之歟。謂東坡晚又號老泉。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名。此則世人所未悉知者。其言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此在今

日猶然。余於稗海中本補其目錄。文有遺脫。具註各條之下。中有複重者。不加削云。乾隆著雍閼茂之歲。孟冬二十有五日書。

書泊宅編後 丁酉

此宋方勺仁聲之所著也。本浦江人。嘗奉親居杭之清波門外。又嘗居烏程之泊宅村。村以唐元真子泊舟之所得名。本亦婺人也。仁聲慕同里之高躅。故因以名其書。其父方賚嘉祐八年進士第。由縣令擢鄧州教授。歸老於杭。以卒。今通志謂其知深州者誤也。書十卷。而稗海本止三卷。雖非全書。然亦有數條出於十卷之外者。其間亦間有異同。余意欲會而爲一。顧卒卒無暇以爲。旬。友人江陰趙君敬夫。乃欣然任其事。交左易右。移後從前。據案疾鈔。腕告乏而意猶不止。未浹日而已竣。遂完然無復有一之遺漏者矣。余因其成書。稍加繫括。復令人錄出如右。金華志言其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此書自言元祐中應杭試。有訟其戶貫不明者。適蘇文忠爲帥。送之獲薦。遂得從公游。則其文章必不在四君子後。而今皆不傳。僅此區區者。猶不至盡爲灰燼。然則士之欲修飾其辭。以冀後有一日之名者。其果足恃也歟哉。趙君今年七十三。余六十一。實不知後之人位置余二人於何所。而惟是遺編陳籍。紙墨之末。卽渝敝者。必有人見之。而憐余二人。華髮盈顛。猶勤勤役十指。不少輟。庶幾一生耽嗜之志。尙有所託。以自見歟。此書所載治病方。試之頗驗。尤有益於世云。

此書商氏碑海中有刻本。其第四卷中有顛錯。他卷亦有脫文。余得一舊鈔本考正。乃始完善。其言字書無褪字。又韻中不載尖字。蓋褪古但作退。尖古但作纖也。然廣韻自有尖字。光叔未細檢耳。又言饅頭當用饅字。見東晉餅賦。今考東賦中自作饅字。卽字書中亦不見有饅字也。又言正月因避始皇諱。故讀正爲征。此則未確。如尚書音常星宿音秀。自是當時所呼如是。豈亦有諱邪。且政本字尙不改音。而獨改正月一音。不可通矣。書中使君作史君。此本可通用。見於碑刻。非誤也。卽李發先跋此書。稱雲臺史君者。乃光叔之父。非謂史姓其人。書中有以啓于闕語。于闕猶求官也。商刻乃改于闕作千冊。古書之流傳者。往往爲不學之人所竄改。其可笑多類此。如不見舊本。又惡從而盡正之邪。因有刻本而遂廢鈔本。此大不可。乾隆己亥十一月三日坐西軒書。

輟耕錄跋丙申

南村在元時未嘗出仕。而多知國朝之典故。輯史乘者資焉。至其援引證辨。頗有益於學者。下及細瑣譖謔之事。亦可以廣見聞。釋疑滯。未至有傷雅道也。孫大雅序。謂其拾樹葉而書之。夫樹葉非竹簡羊革比也。其能容百名以上乎。殆同戲論。郎仁寶識其勤。廣客談以爲己說。此自秦漢以來。諸子之書。已有互相出入者。卽郎氏七脩類纂中。不亦有間取是書者乎。然著書家誠能自抒新得。不襲陳編。更足貴也。此書舊刻難得。今所行多脫去數葉。而書貲因併其目。亦刊除之後。此益無由覩完書矣。余所收亦近時坊本。訪諸藏書家。始得鈔錄以補其闕。閱者尙珍惜之。

書七脩類藁後丙申

此書初刻於閩中。仁寶題目錄後云。書者非人。漏誤甚多。貧賤未能更也。近年吾鄉有周君俊倫者。取而重雕之。於舊本之誤。多所刊正。且益以續藁七卷。但卷之三十五、四十九皆有脫葉。訪之郎氏子孫。亦無善本可校補者矣。仁寶讀書好古。勤於纂輯。而虛懷樂善。甚望友朋之益。題諸座間。以求規正。其志不可謂不誠矣。而一時相與游從之人。曾未有爲之商榷而持擇之者。使當日有人焉。爲之約其精華。刪其牴牾。資其考鏡。糾其舛謬。卽卷軸不必如是之多。而要可與賓退揮塵。輟耕諸錄。頽頏矣。讀是書者。能不慨然於直諒多聞之難遇哉。周君乃庚戌狀元兩甘先生之孫。能表章前哲。刻成而以詒余。余於鄉前輩之著述。皆愛之重之。是書多述吾杭事。尤不敢不留意。刪訂之說。在成書之時。則可在後人。又難以輕議爲也。讎校既訖。爰書數語於後。并以復於周君。庶不虛其雅意云。

書韓門綴學後戊戌

韓門綴學五卷。續編一卷。錢塘汪抒懷先生撰。先生名師韓。韓門其別號也。雍正十一年進士。入翰林教授。皇子賜居圓明園側。離家人所居僅一舍。不能治其私。其內子怒支婆而聽其居外。御史以爲言。遂罷官。後主保定之蓮池書院。最久。晚歸里。未幾卒。此書彷彿顧氏日知錄之體例。先經次史。以及古今事始。與雜辯證。徵引詳洽。而攷訂精覈。爲近代說部之佳者。其引呂汲公之言。謂白香山詩所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乃衛中立。其字與昌黎同耳。又引唐語林。言文公病將卒。召羣僚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

詳視吾手足肢體無誰人云此尤可爲確證一洗孔穀夫雜說陳后山詩話之謬而絳桃柳枝之名謂皆出於傳會其論甚快此外又有談書錄一卷詩學纂聞一卷談書錄與韓門綴學皆可入雜家纂聞卽詩話也當入文史類錄中自言命繼舉月以水爲命而水在箕度推命者多引韓蘇爲說又言歐陽公耳白於面名聞天下唇不貼齒無事得謗明道雜志又謂其鬚不掩齒今有人焉耳則白矣又無唇不貼鬚不掩之患而乃謗罵多出意外云云此則先生自寄其身世之慨矣丙寅丁卯間余與友朋會文京邸呈先生蒙賞識丙戌提學湖南見先生於保陽錄所咏長沙古跡詩示余余所履實繼先生之後塵云先生人品無可疵議徒以家人詬諱爲累而一斥不復是可惜也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里後生盧某書

書楊武屏先生雜詩後庚辰

人之爲學也其徑途各有所從入爲理學者宗程朱爲經學者師賈孔爲博綜之學者希踪貴與伯厚爲詞章之學者方軌子雲相如爲鈔撮之學者則漁獵乎初學記藝文類聚諸編爲校勘之學者則規撫乎刊誤考異諸作人之力固有所不能兼抑亦關乎性情審其近而從事焉將終身以之而後可以發名成業其能有所兼者尤足貴也余年十五六從人借書讀卽鈔之久之患諸書文字多謬誤頗有志於校勘然顏介不云乎必劉向揚雄方稱斯任深愧見聞不廣逡巡不敢爲至三十外見近所刊經史其改正從前之誤固大有功矣而用意太過則不能無穿鑿之失校者不一其人則不能無差互之病於是始因其考證而續成之漸旁及乎諸子百家今余家所藏者太半經余手校者也本朝顧亭林閻百詩何義門諸

先生皆善讀書。余竊慕之。江陰楊生象坤。舉出其叔父武屏先生遺書示余。乃知先生在日。極好鈔書。又善讎校。有雜諍一編。皆駁正舊文之誤者。積塵宿穢。霍然一清。讀之忘倦。先生爲文定公從弟。名名寧。治縣有名。古文有晉人風致。閒有似漆園者。詩工於言情。此又其才之兼焉者已。集中有寄文定公書。乃知校刻經史。由文定公之請。而其議則自先生發之。惜乎不得置先生於館閣校勘之列。以共成其事。故書雖成。尙不能無遺憾。使先生及見之所當糾正者。復不少矣。楊生知寶貴先生之書。凡零章斷簡。亦必手鈔而部次之。其好學亦有足多者。并附著之。

再書雜諍後 乙未

此書通作一編。余釐之爲八卷。重鈔之。計前著跋語時。隔十有六年矣。歲在己丑。余續昏先生之女孫。其季也。來爲余繼室。甚好文事。若男也。必能收輯先生之遺書。歸余僅四年而亡。此書久在篋中。慮或有損蝕。重傷亡者意。爲稍稍整理之。乃今可傳諸學者。先生過目成誦。而識又高。故能薈粹同異。而處決其是非。不少違爽。凡所援引左證。不資檢閱。聞先生雜著。總名碎錄。此雜諍者。特碎錄之一類耳。余甚願得其全著述而傳之。楊氏多佳子弟。其名琮者。字象坤。有志掇拾墜簡。而以飢驅客於外。文定公冢孫曰伯庸。敦俗。好考核之學。不幸前一年死矣。今其弟仲威。敦厚。亦能繼斯志。余將就而謀之。當必不虛所望也。

先生於經之注疏。正史。雜史。諸子。說部。古今詩文。咸摘錄手鈔細字廿餘厚冊。余曾借觀。此楊氏所當

寶守者，今歸之仲威。有增訂亭林日知錄，妻舅彥和嘗以詒余，今藏於余家。

山齋客譚跋 丁酉

余今年在杭州，求景先生之文集，不可得。獨得其所爲山齋客譚八卷者，於倪君嘉樹所，雖小說家流，其中多有可資以警誡者，非但以志俛異雜嘲弄而已也。第五卷記瓜山土神祠，引先祖書蒼府君之言，謂視碑所載神爲漢之禰正平，蓋吾杭土神往往皆漢唐以來著稱者，卽如余家世居東里坊，而土神乃漢之蕭鄧侯，相承已久，莫考其所自來，類如斯矣。吾先世遺有祀田在瓜山，故吾祖時往來其地，得見廟中之碑，而邑志不載，今碑之在亡，亦不可考。後之人當以吾祖之言爲據焉。因是以推，先生文集中必有與吾祖論議酬贈之作，爲後人所當知者，而竟無從得，能無喟然而增慨乎？鈔此書竟，漫識數言於末。

書鄭芷畦先生傳記後 辛丑

人固有死而不亡者，然子雲之書亦必待後世復有子雲而後重。苟其臭味不相入，則政所謂羊叔子自佳耳，何與人事？烏在其能曠世相感哉？歸安丁孝廉小正，其嗜學也，若飢渴之於飲食，研析異同，訂正謬誤，於古人未肯輕徇。顧於其鄉前輩鄭芷畦先生，惓然有餘慕焉，爲搜集其遺聞墜事，及當時諸老宿相與往還酬贈之作，彙成一巨編，匱名公爲之傳記，以發揚之，其勤懇之意，幾如子孫之欲表章其父祖者，然此何以故？毋亦行誼學術之相孚，有不期然而然者歟？先生名元慶，字子餘，以諸生貢太學生，平著書甚富，其最著者，禮記集說參同八十卷，行水金鑑百七十五卷，湖錄百二十卷，石柱記箋釋五卷，今湖州

府志實本之。先生所居號小谷口。晚年客遊山左。卒於雍正年間。兩子早亡。故其詳不可得聞。然取重於毛西河、朱竹垞、張匠門、李穆堂諸公。今見於各家集中者。咸班班可考。歿後又有全謝山、祖望翁覃溪、方繡盛、柚堂百二爲之志。若傳稱道弗衰。夫以一諸生而能致此。此豈可幸得者。乃丁君猶以其門戶凋零。遺文散失。恐後來者至不能舉其姓字。引以爲大惑。故亟亟求表章之。唯恐其不至。將所謂後世之子雲、丁君居之無愧色哉。然以示俗閒人。必大笑爲迂緩不急之務。殊不知古作者之精神命脈。其代相嬗於千百世而未已者。如礮之引鍼。琥珀之拾芥。蓋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余雖不文。感丁君之意。因題數語。於卷後而歸之。非敢自以爲能發揚先生之盛美也。

書楊恭士撰先外祖墓表後 王子

先外祖撫畢氏姨之兩孤女爲己女。長歸太學生孫青嶼。名岱。曾十才子中字台先生。其祖也。次歸舉人

此墓表後所以自  
稱爲子增也。

山東樂陵縣知縣楊恭士。名愬。古文亦名家。無後。文多散失。文弨曾見其集。已梓者數篇。

而已。先外祖集中有畢節婦邵氏傳。節婦二十五而寡。守節十四年而卒。故外祖母視其女猶己女。翼其長而嫁之。親生女祇先母一人生之日。先外祖有詩見樊中集。余恐有昌黎兩增之嫌。故具著之外。孫盧文弨謹識。

題劉烈母詩卷後 西子

此寧鄉孝廉劉君。有洪所得於四方士大夫之詩。以表章其曾大母胡氏死烈之行者也。母之夫曰肇之。

家於南塘去縣遠。困徵發數復營室於邑城之東。時往來居焉。明已亡。流賊張獻忠餘黨尙轉掠湖湘間。肇之先歸南塘。聞警遣人之城東迎妻子。母與其二歲兒行中途。賊已至。亟以兒授僕曰。此劉氏一脈。汝速負之逸。吾必不免。異日收吾骨於此。賊退。肇之跡其處。至所謂花橋者。得其尸。偏體刀傷。而猶不壞。遂收葬焉。其後再娶。皆無子。而母所遺之二歲兒。遂成立有後。今曾元輩甚繁衍云。向使母當危急時。稍一濡忍。愛其兒不能去。諸其懷。以冀幸賊之不至。賊至矣。卽能奮然不顧。慷慨誓死。其自爲如此。亦可無憾。然此懷中弱息。亦必不免於凶人之鋒。而因與之俱殲焉。則劉氏之鬼。其不爲若敖氏也者。幾希。今母之節。旣皦然若此。吾尤難其見義明而審幾決。身死而劉氏賴以延。以視夫提攜牽率。相與入井蹈火而死者。不更爲處變之盡善者乎。若夫不忍其子。以致不能自完其節。不能自完其節。而并不能自完其子。此皆可無論矣。以是知母之所爲尤難能也。余與孝廉友善。其爲人端且厚。故能益揚其先人之烈於士大夫之口。母德之流行。其正未有艾已。